



聽
我
心
聲
網

細述聽障人士過往求學及
家長陪伴聽障學童的
心路歷程

非賣品

龍耳社的宗旨

《龍耳》於2008年7月成立，屬於聽障人士的機構，由聽障人士運作，健聽人士協助，成立的目的，旨在凝聚聽障人士自強力量，建設傷健共融社會，並透過聚會、手語訓練等活動，促進健聽與聽障人士互相瞭解，令聽障人士能更容易融入主流社會，讓他們享有發揮潛能，自我實現及平等的發展機會。

「龍耳」名稱，取材於已故聽障人士李菁在 1995 年發表的文章。

曾經，我以為自己是一條龍，來到世間接受割耳的手術。可是，我一直找不到那雙龍耳，我想找的是什麼，什麼才是我的龍耳。

《龍耳》 李菁 (1995年6月30日)

「細聽我心聲」之龍耳共融徵文比賽之目的

教育局推行融合教育制度已超過廿年，然而主流學校對聽障人士在求學和社交方面是否一一了解？過往聽障學生能否克服當中求學的困難？他們求知路上的點點滴滴，知道的究竟有多少？

承蒙香港中文大學李菁聾健共融基金支持是次活動，《龍耳》得以透過舉辦徵文比賽，推廣融合教育的理念，以聽障學生過往求學的經歷作借鑒，令社會大眾知道更多聽障人士的心聲。是次徵文比賽也邀請聽障學童家長參加，讓他們分享陪伴聽障子女的經歷和對他們的期望。

統籌：俞斌先生
編輯：陳焯穎小姐
設計：邱麗珠小姐 陳凱燕小姐
出版：2011年1月



目錄

龍耳簡介及「細聽我心聲」之龍耳共融徵文比賽之目的 P.2

序

| | | |
|-------------------|------------|-------|
| 中大李菁聾健共融基金召集人 | 李伍淑嫻女士 | P.4 |
|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總監 | 鄧慧蘭教授 | |
| 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項目經理 | 姚勤敏先生 | P.5 |
| 龍耳主席 | 鄧凱雯小姐 | P.6 |
| 龍耳徵文比賽籌備委員會 | 俞斌先生 陳焯穎小姐 | P.7 |
| 龍耳徵文比賽評審委員會各評判簡介 | | P.8-9 |

聽障人士的心聲

| | | |
|-------------|--------|---------|
| 我的半聽世界 | 司徒世偉先生 | P.10-11 |
| 我對融合教育的感想 | 陳凱燕小姐 | P.12-13 |
| 聽不到的心聲 | 陳焯穎小姐 | P.14-15 |
| 回顧過往融合教育之歷程 | 俞斌先生 | P.16-18 |

中學組得獎作品

| | | |
|-----------------------|-------------|---------|
| 中學組冠軍－靜聽我心聲－風雨中，我的獨白！ | | |
| 潘莉翎(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 | P.19-20 |
| 中學組亞軍－我在聾校的日子 | | |
| 馮芷筠(真鐸學校) | | P.21 |
| 中學組季軍－靜聽我心聲 | | |
| 黃雪花(路德會啟聾學校) | | P.22 |
| 中學組優異－靜聽我心聲 | 黃家俊(真鐸學校) | P.23 |
| 中學組優異－我在聾校的日子 | 顏浩星(真鐸學校) | P.24 |
| 中學組優異－靜聽我心聲 | 徐紅(路德會啟聾學校) | P.25 |
| 中學組優異－我在聾校的日子 | 張永賢(真鐸學校) | P.26 |
| 中學組優異－我在聾校的日子 | 曾惠君(真鐸學校) | P.27 |

公開組得獎作品

| | | |
|------------------|----------|---------|
| 公開組冠軍－我在學的日子 | 莫彥 | P.28-29 |
| 公開組亞軍－我在學的日子 | Dora Lee | P.30-32 |
| 公開組季軍－給孩子的信 | 邱佩怡 | P.33-34 |
| 公開組優異－與弱聽孩子走過的日子 | 曾維州 | P.35-36 |
| 公開組優異－過著不平凡的讀書日子 | 黃澄海 | P.37-38 |
| 公開組優異－我在學的日子 | 余焯琳 | P.39-40 |
| 公開組優異－我在學的日子 | 張真美 | P.41 |
| 公開組優異－我在學的日子 | 陳偉基 | P.42 |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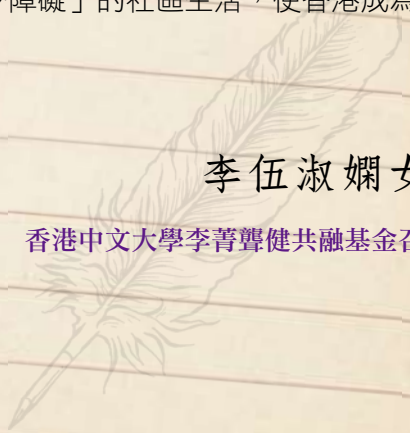
李菁是一位有才華的聽障人士，她的離世促使「李菁聾健共融基金」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成立。得到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總監鄧慧蘭教授、聾人、聾童家長及聾童教育工作者的協助，組成「李菁聾健共融基金」管理委員會，推動聾健共融教育活動。本會期望更多社會團體、機構和學校能認識「李菁聾健共融基金」，並透過申請基金的資助來舉辦一些促進聾健共融的活動，進行不同層面的聾人研究項目，並發展聾人心理輔導服務，以達致基金成立的目的。

由龍耳社舉辦的「細聽我心聲」之龍耳共融徵文比賽是本會的首個資助項目，聽障人士透過文字訴說他們的經歷。弱能人士的人生路是崎嶇的，健聽人士對聽障人士所遇到的困難了解不深。透過今次活動，讀者可了解聽障學生的求學經歷，聽障人士及其家長的心路歷程。本會期望是項活動能令教育局、教師和健聽學生加深認識聽障學生的學習困難，從而伸出援手，協助他們融入社會。教育局可調適現有的融合教育措施，並加強支援聽障學生。教師可採用合適的教學方法教授聽障學生，健聽同學亦能與聽障同學加強溝通。

本人期望政府各部門主管及社會人士能多了解聽障人士的困難，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作出支援，讓聽障人士能在一個「少障礙」的學校學習、在一個「少障礙」的工作環境工作及在一個「少障礙」的社區生活，使香港成為一個和諧共融的「無障礙城市」。

李伍淑嫻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李菁聾健共融基金召集人



序

李菁離開了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回想起以前跟她交往的一點一滴，就為了寫這篇文章又再湧現心頭，心底裏就想說一句，「菁，我佩服你身為聾人，但有着非常好的語文能力。當時我以為已經找到一個語文能力強的聾人，只要好好培訓，我們就可以一同參與聾人教育的改革，沒想到您只是擦身而過。從您在微博的分享，知道您的內心爭鬥是何等厲害！」聽到這個推動聾人通過文章來表達自己感受的項目，實在萬分雀躍，現在書要出版了，希望這本書可以引起家長和大眾對聾人的關注，為香港的聾人教育帶來新的力量。

鄧慧蘭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系主任

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總監

一直以來，在融合教育制度下的聾生常被形容為「沒有太多問題」的一群。一般來說，他們沒有甚麼特別的行為問題，家長又是努力盡責，所以在學校裏，大抵都是被容納的。可是，說到真正的「共融」，現實的情況與理想仍然是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的。聾童的需要雖然沒有被完全忽略，只是總被放在一旁。或許他們的需要總像沒有那種「急切性」— 沒有騷擾課堂，也沒有對同學做成甚麼威脅。只是，因著溝通的障礙，他們許多時都是靜靜地坐在一旁，整天「猜測」老師在教甚麼、同學在說甚麼，在等待真正參與學習的機會。我們應該怎樣幫助聾童減低他們學習時的障礙？這仍然是一個需要更多討論的問題。

龍耳社舉辦的「細聽我心聲」活動，對我來說，不單是一個徵文比賽，而是一個讓社會人士更深明白聾童成長需要的機會。在此，希望這活動不是一些風起時的浪花，而是大海延綿不斷的波浪，能引起社會更多的關注及迴響，相信這才是李菁最希望看見的吧。

姚勤敏先生

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項目經理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序

什麼是「聾」？對一般人來說，這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一般人會認為「聾」，只不過是「聽不到」，為生活帶來一點不便。但真正了解「聾」帶來的深遠影響其實並不容易，因為「聾」是一個隱形的障礙，聾人也是大眾較少接觸到的社群。

聾人分別有用手語的和用口語的聾人，他們所遇到最大的障礙並不是「聽不到，說不清」，而是溝通及語言的障礙。聾童在學習過程中經常遇到很多困難。雖然助聽器及人工耳蝸的技術不斷發展，但這些先進儀器，並不能使聾童完全恢復聽力。大多數的聾童只是使用剩餘聽力，加以唇讀去盡量了解老師的講課。現時針對聾童學習上的支援十分不足，令聾童學習難上加難。聾童不同的聽力程度，家庭及成長環境，使我們有着不同的學習需要。香港以往推行至今超過三十年的單一主流口語融合教學政策，對有着不同學習需要的聾童，究竟構成了什麼困難與影響呢？

舉辦「細聽我心聲」徵文比賽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在學及畢業後的聾生以及聾生家長的心聲，讓大眾用心聆聽及了解他們求學的心路歷程，以及遇到的困難。促使大眾關注聾人教育，為聾人爭取無障礙及平等學習的環境及權利，使聾人最終能接受高等教育，貢獻社會。

在此，我很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李菁聾健共融基金」的支持及撥款資助，使今次「細聽我心聲」徵文比賽的作品能結集成書，讓大眾了解及認識聾生求學與學習上的困難。我也要感謝各評判抽出寶貴的時間，評審各參賽者的作品。

我特別感謝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青年獅子區的各成員，和我們龍耳徵文比賽各成員一起協助籌備各項徵文比賽的工作，也感謝吳校長願意借出路德會啟聾學校，舉行徵文比賽頒獎典禮暨「細聽我心聲」書刊發佈會。

我要感謝各聾生與家長的踴躍參與及支持。各位聾生的心聲使我回憶起自己年幼時的艱苦學習經歷。我衷心希望當你們遇到困難時，能互相扶持，互相勉勵，抱着積極正面的態度，衝破難關。並且謹記父母、家人、老師以及同學對你的鼓勵和支持，多參與社會事務，為社會作出貢獻。

最後，祝各位聾生學業進步。

鄧凱雯小姐

龍耳主席

序

聽障是一種看不見的障礙，教育界對聽障學童的關注亦相對較少，對於一些輕微程度聽力障礙的學童來說，助聽器也許能為他們帶來近乎正常的聽力，融入主流學校。然而，對於中度、嚴重以至深度程度聽力障礙的學童來說，影響卻是相當嚴重，助聽器並無法為他們恢復如常人般的聆聽能力，也因此他們的語言發展亦會受到阻礙，為他們求學人生旅程以至成長帶來深遠的影響。

龍耳籌辦此「細聽我心聲」之共融徵文比賽的目的，正是希望能透過每一位聽障學童，聽障人士以及聽障子女之家長的獨特筆觸，寫下他們每一個不同求學、養育、或各種經歷的分享，讓教育工作者及社會人士加深對聽障人士的認識及了解，從而給予適當的教學方法及扶持，使他們能融入校園生活、融入社會。

是次徵文比賽所收集得來的作品，大多都真摯動人，在學的聽障學童分享求學及社交的點點滴滴；已畢業的聽障人士分享從前在學的日子，細述他們如何面對困難、克服困難；家長寫給聽障子女的信，充滿對聽障子女的關愛及擔憂之情；我們將得獎作品集結成書刊，是希望讀者對聽障人士有更深切的了解，從而得到社會更大迴響及關注聽障人士需要有平等的機會。

我們在這特別感謝陳肖齡女士、葉吳素如女士、郭綠華女士、張超雄博士、陳國權校長、鄧照輝先生及王彩琦女士抽空擔任是次徵文比賽的評審，並給予評語及指導。同時也感謝聽障人士撰文分享他們自身的經歷和對融合教育的感想。

籌辦此活動雖然遇到不少困難，可喜得到香港中文大學李菁聾健共融基金管理委員會、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青年獅子區會各成員的支持。在各方大力的支持及協助下，使此活動能順利進行。再者，我們要特別感謝青年獅子區會即將於二月舉辦的讀後感比賽，使這次活動得以延續，敬希各界人士留意。

俞斌先生

龍耳徵文比賽籌備委員會統籌

陳焯穎小姐

龍耳徵文比賽籌備委員會編輯

「細聽我心聲」之 龍耳共融徵文比賽評審委員會



中學組評審委員會

陳國權校長

從事聽障教育逾三十五年，曾任路德會啟聾學校校長，兩年前已退休。現為一所基督教出版社社長，仍一直關注本港教育服務和相關的政策議題，亦為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應屆理事，負責出版部工作。



鄧照輝先生

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主修專業英語傳意學系，現職香港賽馬會項目助理。加入青年獅子會已有八年，熱衷公益事務，信守助人為樂精神，並為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青年獅子區會會長。熱愛中西文學，曾任第七屆明報校園記者。



王彩琦女士

現為臨床心理學博士學生，致力研究聽障人士的心理狀況，以期協助聽障人士提高心理質素。王女士一直從事社會服務及心理輔導工作，曾服務之對象包括青少年、兒童、新來港家庭、智障、精神病復康人士及釋囚等。過去一年於啟德會啟聾學校提供心理輔導服務及工作坊。





公開組評審委員會

陳肖齡女士 B. B. S.



前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服務社會福利署逾三十八年，於二零零六年退休，對復康工作具有深厚的認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現任勞工及福利局康復諮詢委員會委員及推廣手語工作小組召集人，積極關注聽障人士的需要。



葉吳素如女士



現任香港教育學院兼任講師。三十五年來用心發展聽障兒童教育，培訓教師，推動聽障幼兒的學前訓練，輔導家長及關心聽障人士的福祉。



郭綠華女士



於美國麻省大學畢業，持執業會計師資格，並完成英國曼徹斯特大學MBA課程，現職財務總監。喜愛文學及熱心參與社會服務，二零零零年加入獅子會，現任區青獅組主席。



張超雄博士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前立法會議員（社福界，二零零四至二零零八年），畢業於香港浸會書院社工系，曾赴美國深造，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於當地社會服務團體工作多年，一九九六年回港。



我的半聽世界

司徒世偉先生

自從某一天，醫生證實我的聽力失去了一半，我的世界從此變得不一樣。在半聽的世界裡，我彷彿置身一座圍城內，四周一片死寂，聽不到半點聲音，我感到十分害怕。

無論在外表還是溝通上，我一點也不似弱聽人士，因為我對周遭聲音有反應，只不過稍為遲鈍了些。那時候，我還在讀小四，同學嘻嘻哈哈的談得興高采烈，我卻無動於衷，以為自己忍笑能力特別強，還引以為傲。我的讀唇能力好像與生俱來，不用特別訓練，便能觀察別人的唇型而知道說話內容，同學紛紛投以羨慕目光。

不過，讀唇能力也有失靈的時候，中文默書對我而言便是一場惡夢。中文老師最愛叫同學默寫生字詞語，她讀一個詞語，同學便默寫出來，我自問認字不差，但二十個詞語中僅默寫出五六個，還要顛倒次序。老師十分奇怪，板著臉孔質問，嚇得我哇哇大哭，回家跟媽媽說了，她彷彿感到不安，立即帶我看醫生。經過二年的排期、檢查、測驗、診症，才證實我的弱聽，這時候，我已是中一學生了。

測驗默書不合格都不及失去聽覺那麼晴天霹靂，那一刻我感到徬徨不知所措，猶如茫茫大海中的一葉孤舟，迷失了方向，霎時之間世界全都褪了色，變得灰暗一片。如果說聾人的世界是一個沒有聲音的電視畫面，那麼，弱聽的世界便是有少許聲音的電視畫面，沒有字幕的輔助，根本不知電視的旁白內容，就算畫面如何豐富生動、燦爛繽紛，也是不知其所以然。

中一下學期，我獲安排配戴助聽器，那是一款肉色外殼的小型儀器，呈蕉形，掛在耳背上，連接塞在耳內的耳模。這部助聽器是一部小型擴音器，不論外面聲音是嘈吵或微弱，都一一收集及擴大，再傳送到耳內，這可不是舒適的生活體驗，真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助聽器加上眼鏡，已令頭部不勝負荷，在汗流浹背的大熱天，更是苦不堪言。

助聽器掛在耳上實在有點礙眼，時常被同學取笑，令我感到自卑及抗拒。但是，隨著聽力日漸衰退，我對助聽器的依賴也增加了，無論在學業或日後工作

上，沒有了助聽器輔助，就像失去了耳朵，使自己活在自修室般的寧靜環境裡。

當我們談話的時候，若你見到我緊鎖眉頭，請不要見怪，那是我正在專心「看」你說話的緣故。我所聽到的聲音，僅是一半，或少於一半，別人所說的十句話，我或只聽到四五句；一句說話裡，我或只聽到一半。這樣斷斷續續且毫不連貫的說話，聽得我一頭霧水，這時候我便要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去猜想那些聽不到的空白。有時我因此會錯意而鬧出笑話，有時誤會了意思而答非所問，不過有時卻樂得耳根清靜，同事曾笑說，讚美說話我多數聽得到，但批評聲音卻總是聽不到，名副其實是「偏聽」。

有人說：「助聽器讓聽障人士重拾聽覺，聽見所有聲音。」我卻認為這是一般人的誤解，就算科技發展如何一日千里，助聽器如何先進數碼化，都有其限制，它的確能夠提升聽覺能力，但卻不能使弱聽一下子提升至正常水平。若有朝一日，助聽器能夠讓極度嚴重失聰人士的聽力提升至正常人一樣，這才是科技上的大突破，聾人界的大喜訊，如此發明足以夠格領取諾貝爾獎。

你知道弱聽在生活上是怎样不便嗎？環顧四周，很多公共設施未能照顧我們的生活需要，以公立醫院診所為例，現時電話預約服務對我們而言，真是有耳難聽、有口難言；就算約到了，在候診室門外，由於欠缺號碼指示訊號，根本不知自己名字被喚，只能坐著乾等，不得其門而入；諷刺的是，耳科診所的醫護人員戴著口罩，完全沒有考慮到我們需要看說話者的嘴型，試問這樣如何溝通呢？

我被上天奪去了珍貴的聽覺，今生注定前路難行，但我不會就此自怨自艾，身處人生低潮時，我相信這是上天給我的考驗。在那座圍城內，我已不再害怕，皆因沿途有你相伴，一路伸出援手，使我不會孤單，更感人間有情。我不會悲觀，因我還能聽得見，只要戴上助聽器，四周到處生氣盎然。我決心衝出圍城，化悲憤為力量，勇於面對自己的缺陷，積極開創自己的路向，樂觀邁向自己的人生。

我對融合教育的感想

陳凱燕小姐

自出生以來，我便注定與其他人不同。深度聽障的我，走的路會較別人艱辛。在求學上，我經歷了很多不同的路程，曾經因為自己的聽障問題，先後在不同的小學及中學就讀。縱使路是艱辛的，但也最終完成了大學學位，實現了自己的心願。

回想八十年代，主流學校的老師對於聽障學童認識很少，很多老師並不懂得如何照顧聽障學童，甚至不願意收取聽障學生，也許當時教育署缺乏為老師提供聽障教學的指引和輔助，然而，能夠進入主流學校，對那年代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並不是有很多聽障學生能夠進入主流學校讀書。

記得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老師常在黑板上一邊說教，一邊寫字。要知道，聽障學童除了使用助聽器，也要靠讀唇，兩者配合才能理解老師的教學。因為助聽器並不能使我完全接收老師的講課，然而，當時的老師並不了解我們聽障人士的苦況，他們誤以為我戴上助聽器就如戴眼鏡一樣，可以百分百聽懂老師的說話。曾經有多少次，我的母親，接獲老師的投訴，說我上課不留心，因而忘記帶備上課用品。然而，我的母親，並沒有因為老師的投訴，而責備我，那是因為她十分了解我的苦況。為此，我母親決定替我轉校，並找到一所願意收留聽障學生的主流學校就讀。

升上中學後，我成功考入精英班，可是老師因著重追求卓越的成績，加上不了解我的聽障情況，認為我拖慢了教學的進度，結果我被迫轉入普通班上課。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不管自己多努力都不會得到別人的認同。幸而獲得普通班的老師開解我的心結，再次振作起來，在普通班輕易考入三甲之內。

升上中五時，家人決定舉家移民加拿大。在父母的悉心安排下，在加拿大完成高中課程。當時，我難以適應純英語的學習環境，幸而學校安排了特殊教育組的督學替我進行每周三次的英文補習，直至我的英文程度走上軌道而慢慢減少探訪次數，讓我獨立起來。同時，督學了解我在學習上的困難，而替我申請租借無線調頻系統(FM機)在校內使用，使我可以更清楚地接收老師的教學內容。而且大多數的老師十分合作，願意為我放慢語調，更在課餘時間替我補習。我自感加拿大的教育政策和老師的態度較香港老師，更真正地為學生著想。

終於完成四年高中課程，得以升上心儀大學。大學的環境與高中情況不同，不再是小班教學，而是一百多人共處在演講廳去聆聽教授說課。幸運地，大學一早已替我安排筆錄者記錄課堂筆記，因為有時FM機並不能完全發揮其功效。我本身是修讀設計系的，由於設計上的理論大多是抽象的概念，有時並不太明白教授的講解，故對我來說，大學課程異常艱深，需要加倍努力才能追上進度。而且，因著功課上的需要，我需要講解抽象的概念給教授及同學，因為英語並不是我的母語，因此我無辦法流暢地表達我想要說的內容，我感到很失落。儘管如此，我仍感激當時大學對我的照顧及支援，使我更加珍惜學習機會。

現在回想過去不同的學習經歷，究竟聽障學童能否在主流學校順利地學習？視乎學校或老師是否願意與聽障學童有良好的溝通和相處。大部分聽障學童比一般學童沉默和被動，因此需要老師帶頭並引導其他同學了解該聽障同學的困難和溝通的方法，並用愛心和關懷的態度對待聽障學童。在良好的學習氣氛下，一般聽障學童在校園生涯會比較順利。學校本身是一個社會的縮影，老師自身的行為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對人的價值觀，校方與老師的接納和包容的態度對聽障學生是十分重要，例如：老師可鼓勵聽障學童參與不同活動，或給予他們機會嘗試擔任班長或課長等等，從而肯定聽障學生的能力與其他學生無異。正面的態度能夠使其他人明白殘疾人士，他們亦可以有能力和貢獻社會和尊重他人。總括來說，政府的教育政策—融合教育是需要校方互相配合，才能成功發揮傷健共融的精神。

我有感於千禧年代的聽障學童比較幸福，現在的社會比從前更包容，加上資訊科技的發達，又有很多渠道向政府各界表達不滿。相比之下，八十年代的社會對聽障人士認知不多，主觀地認定聽障學童是愚笨和沒有學習能力的。而且大部分主流學校老師對聽障學童缺乏了解，全因當時的教學政策和各方面都欠缺宣傳和指引，在雙方面欠缺配合下導致不少聽障學童不能擁有愉快的校園生活。在沒有家長會監督學校的年代和缺乏投訴的渠道之下，令不少殘疾學童的家長很無助，無法為孩子爭取更好的教育而錯失學習黃金的時期。希望今後的政府重視聽障學童的學前教育，重整融合教育方向，致力培育聽障學童，讓他們成長後能夠獨立生存在社會。

聽不到的心聲

陳焯穎小姐

自出世以來，我便活在寂靜的世界。兩、三歲開始在巴富街特殊教育中心接受言語治療訓練，直至六歲為止。父母為了令我能夠融入健聽社會，悉心安排我就讀主流學校，使從幼稚園、小學及中學，都在主流學校接受良好的教育。雖然，在課堂上未能完全明白老師授課內容，但父母會在課餘時間教導我在學習上的疑難，加上得到師長們從旁協助，提供筆記等附加資料予我參考。即使未能在課堂上即時吸收並明白新知識，由於筆記有較詳細的解釋，仍可自修自學，故在學習方面尚算順利。中學時期，我常在課餘時間參加課外活動，如女童軍、社工隊、羽毛球學會等等，這有助我擴闊眼界，接觸更多的人和事。更在中四時，升任女童軍副隊長；中六那年，升任社工隊幹事；中七時更獲同學提名，擔任班會副主席。

在主流學校讀書，不但擴闊了我的社交圈子，同時擁有愉快的校園生活，與同學相處融洽，沒有因我是深度弱聽而妨礙交往。平常都是以口語溝通，遇有不明白的地方才改以筆寫溝通。在師長及同學的支持下，中小學時期的校園生活，的確很愉快，沒有因我是弱聽而被同學排斥、為難，因而培養出我的樂觀、平易近人的性格，遇到困難也不放棄，勇於面對挑戰！在公開試中，首次會考成績並不太理想，幸而能原校重讀。一年後再戰會考，取得良好的成績，成功在原校升讀預科。及至預科畢業，雖高考成绩一般，在大學聯招中，獲派副學士學位，終也能踏入大學的門檻。

還記得我懷著興奮且又戰戰兢兢的心情踏入大學校園，面對新環境、新人事，感覺既新鮮且好奇。然而，作為大學新鮮人，當進入偌大的演講廳，竟也有些不知所措。因為當時不知道該坐在那一位同學的旁邊，左看看、右看看，還是隨意地坐下來了。不久，一位女同學在我的身旁坐下來了，我看見教授尚未來到，便遞上關於自我介紹的小紙張給她看，這時她才知道我是聽障的。她說從外表看來，我與其他大學生並沒有什麼不同，還說有需要的話，她會樂意幫忙的，我才沒有那麼緊張了。

在課堂上，我需要很專注地看著教授的口形，有時候，教授在課堂上說了一些輕鬆且幽默的話，大家聽後都不禁放聲大笑，我只能看著他們苦笑。她就知道我是因為聽不懂教授所說的內容，而露出疑惑的樣子，於是寫下剛才教授所說的笑話，我才恍然大悟，微笑地點頭。而她因著對我的好奇心，問道「你是先天抑或是後天弱聽的？」「先天的，深度弱聽」我微笑地回應。她便進一步問我「那麼深度弱聽和全聾相差有多遠呢？」我一邊說一邊比劃著手勢：「嗯！弱聽和全聾的分別在於弱聽還可以透過佩戴助聽器來接收聲音，

比全聾聽到更多，說話發音表達能力也較全聾好。雖然我聽不到電話，也分辨不了聲音是什麼，但至少還可以聽到一些聲音啊！」隨即有感而發地說：「其實在聾健兩個圈子裡，弱聽的人看似可以向左走，向右走，但有時都會兩邊不討好，因為當我的健聽朋友七嘴八舌地談笑風生時，我很難跟得上他們的說話內容，未能百分百融入健聽人的世界；但是我又不完全是聾人，只懂得基本的手語和聾人朋友溝通，而且他們打手語很快，我又跟不上了，只能走進聾人的圈子邊緣，這就像身處那道幽幽的社交狹縫中掙扎着似的。」這時她才了解到弱聽人士除了有些咬字發音不正和聽覺不靈敏外，表面上跟健聽的人沒有大分別，一點也不像身體有缺陷，因此就常常被人忽略了真正的需要。

隨後她想到我在剛才的課堂上，因為教授說話速度頗快，而不禁皺起眉頭來。於是問我讀書是否很辛苦，我搖頭地說早已習慣了，只是一直很想完全知道老師在說什麼、在教什麼。因為我一直都在想，假如上課有留心老師講課的話，就會事半功倍。可惜事與願違，常常跟不上老師授課的進度，有時老師對著投影片講課，我只能望着投影片，未能顧及看老師口形。所以聽障的我，一路走來，能夠升上大學，並從副學士升上相關學科的學士，及後取得大學學位，真的不容易啊！

此時我撥開那把飄逸的秀髮，露出耳朵和掛上耳朵的小儀器。她看到那隻助聽器時，便好奇地問道：「戴上它會否不太舒適呢？沒有助聽器是否與聲音隔絕呢？」我說：「戴助聽器就像你戴眼鏡一樣，你認為呢？沒有助聽器，的確是聽不到聲音啊！沒有眼鏡，看不清楚前方的路，不也同樣沒有安全感！有時在大街上看到盲人以及輪椅使用者的時候，會想起，聽不到算是芸芸不幸殘障中之大幸。如果環境很嘈雜或不想聽的時候，只要按下助聽器的開關掣，我的身邊世界便回復寧靜了。有趣的是，曾經有位中學同學和我說，她說其實我聽不到身後的流言蜚語，也是好事，至少我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煩惱。」

儘管我在聽覺上有缺陷，使我們之間的溝通有一些障礙，但我想說，只要放慢地說話，或用其他方法來溝通，像傳紙仔、手機短訊、電郵和身體語言動作等等，因此真正的融洽在乎雙方理解和尊重啊！我想，只有多接觸，多發現，多體會，才能學到更多現實中的知識，只要是能運用聽覺以外的，我都會努力在有限能力之下增值自己，朝著目標而前行。在此感謝上天，讓我生於一個溫暖的家庭，在愛和快樂中成長，全因得到父母無微不至的關愛及無限的支持，還有和我談心事的妹妹。我亦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家人，也會繼續努力，邁向豐盛的人生。

回顧過往融合教育之歷程

俞斌先生

年幼時被證實有嚴重聽障的我，展開了一個不一樣的人生故事，助聽器成為陪伴我成長的一個重要的溝通工具，由過往到現在都在主流學校就讀，也許會有人問，在融合教育的過程中，究竟是開心或是不開心？其實在不同的階段中，我所體驗的和經歷都很不一樣，就讓我在這與大家一起分享我過去的不一樣的求學歷程吧！

小學階段

在小學初期，我的學業成績總是差劣，當時教育署委派一位督學去查找成績差劣之原因，才發現原來我患有嚴重弱聽。從那時起，助聽器成為我日常聆聽的工具，當時我身旁的同學們年紀尚小，沒有任何歧視的意識，故我沒有因此而被他們排斥。加上可能是特殊教育署的督學給予學校很好的指引，我的老師安排我坐在前排座位上課，同時安排一位成績很好的同學坐在我身旁，遇上聽不清楚或是不明白的地方，他們都會在旁指點我，對我有很好的照顧。

學校同時也分配我在校內入讀啟導班和一些成績較遜的學生一起上課。啟導班可說是我成長路程中很重要的歷程，由於啟導班以小班教學形式上課（大約五至六位同學），教師會根據每個人的程度上去因材施教，所以吸收知識會特別容易。從那時起，我的成績有著很大的進步。

中學階段

升上中學，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沒有了啟導班的輔助，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獨立解決。我是一個特別喜歡運動的人，可透過運動（諸如打排球，捉迷藏及籃球等等）與其他同學融洽相處。中一至中三的課程對我來說，是相當淺易，只須死記書本便可取得很好的成績。因此初中時，我的成績十分標青，名列前茅，不用特別聆聽上課也可以輕易取得很好的成績。

偶然，我的聽覺突然退化，從嚴重弱聽轉變為深度弱聽。自此之後，我的讀默課本成績開始退步。在一次英文讀默課本時，成績捧「零蛋」！那時我無法接受這不開心的結果。因為多年來，我從未試過在讀默課本中取得「零蛋」成績，在回家途中大喊一場，後來老師知道我是因為聽不清楚他的讀默，才替我從讀默改為背默，比起其他同學花額外多倍時間背誦課文。

因為我無法聽得明白廣播器所播放的內容，老師也同時豁免英文科聆聽的課堂，儘管我曾經很努力地嘗試去聆聽，可是始終無法聽懂那段英語。我很羨慕其他同學，他們可以學習聆聽英文，只剩下我一個人坐在一旁做自己的事，感覺像被孤立了。同時曾經在某一節英文聆聽的課堂上，我偷偷地哭了，覺得自己很無用，別人做到的事，我竟然做不到。心理上，感覺很難受。

升上會考班後，我的功課開始繁重，由於理科著重理解和思考，不能像以往死記課本便成。那時我的數學科老師，採用大學常見的教學方法，使用投影機把他的教學內容投影在白板上，只以口述講解，教學速度較以往特別快。對聽障的我來說，是相當困難的。於是我告訴他，這種教學方法令我聽得很辛苦，但他說他無法為了遷就我，而減慢教學速度，因為他必須趕在公開考試課程的大綱內完成教學，否則他無法在指定時間內教完，而且不可能因為我的問題，使其他同學和我一起減慢速度，這樣會影響其他同學，其實，我也很明白他的處境。

不只這樣，另外一位老師告訴我，說我在這所學校讀書，許多時候是要自己照顧自己，他們不可能因為我的情況，而額外特別照顧我。幸運地，在我的求學生涯裡，部分老師仍然願意付出他們額外的時間，替我溫習。想起我的中五物理科老師，在早上開課前親自教導物理；想起我的英文科老師，在中午時分教導英語拼音；想起我的預科物理科老師，在放學時間仍留在校內替我補習物理。

後來，由於原校升上中六的同學很少，大部分的同學都是從其他學校收取，故升上中六之後，老師怕我不能和其他新來的同學相處，而委任我擔任班長一職。擔任班長真的可以使我和其他同學有很好的相處，因為很多事情需要和他們接觸，例如，收發功課，影印和派發筆記等等。

大學階段

大學是一所著重人際關係的場所，很多功課需要和一組人合作去做，不像以往只須一個人完成功課。和同學合作並不是一件特別容易的事，因為每一個人的性格都很不一樣，聽力障礙使我們難於和別人溝通，因此如何和同學合作是一件很大的學問。

由於功課需要一組人合作去做，每次開會時，尤其是在很嘈吵的環境下，我並不能完全明白其他同學的說話，有些同學不知道如何和我相處，再加上難於用電話聯絡我，我的英語說話也不太流暢，有些功課需要演說，我演說技巧並不是太好，他們或會擔憂我說得不太好，會影響他們的成績。漸漸地，並不是很多同學都願意和我一起合作做功課。

試過有一段時間，我好像被孤立了，沒有人願意和我一起合作做功課，當時心裡很難過。然而，當有一些同學了解我的情況時，他們對我的看法，固然不同，有些很同情我的遭遇，願意和我一起做功課和寫畢業論文。

告訴各位一件很有趣的事，我曾經試過問我的同學仔時，究竟甚樣去看我在融合教育？她告訴我很真實的事，就是有好也有不好，不好的是，她未必知如何和我相處，因為有時，擔憂我未必明白她的說話。好的是，因為我的缺憾，間接鼓勵了她向上奮鬥。很感動！原來我不知不覺已經鼓勵了人。

總結心得

從前，我常覺得融合教育並不是一個很適合特殊學生，這是因為，老師的教學方法，並不能完全遷就一些特殊學生，因為在我的過程中，我的體會比一般人的深刻，可是，當我想深一層的時候，我才發覺，這個想法未必絕對是正確，因為只要有一個良好的安排，良好的教育制度，我們一群聽障的同學都能在融合教育課程中成長，而且，社會上存在著不同的殘疾人士，藉著這一個機會，反而可以令很多普通同學都學會接納和接受身體上有缺憾的人，令社會變得更和諧。

今天，我希望透過這一個機會，去給予一些建議：

- i) 政府應該提供更多資源，在一所融合教育制度下設立啟導班，因為在我的經驗當中，啟導班能夠在小班教學下，因材施教。而不是現存的制度下，只增加一個資源教師便算，應該透過這個資源教師去設立啟導班。
- ii) 教育署應於每星期六設立聽障學童班，將全港就讀主流學校的聽障學童聚在一起，讓他們互相認識、互相勉勵，即使他們無法融入主流學校，與健聽同學在相處上有困難，他們也可以有自己共同的聽障同學一起，不會感到被孤立。
- iii) 鼓勵聽障學童使用兩部助聽器，正如我們常人會用兩隻眼去看事物，我們豈能用一隻耳朵去聆聽學習？對於聽障學童，幼年的學習是很重要的黃金時期。
- iv) 應多給予老師一些講座和培訓，教導他們如何在融合教育課堂上，分配教學以便更能同時照顧普通同學和特殊同學。
- v) 如可以的話，儘可能讓一些聽障同學擔任重要角色（如班長、風紀、幹事及領袖生等等），因為這些角色可以令他們更容易和健聽同學有更多的接觸，使他們明白，他們儘管是聽障，都能夠勝任。

這麼多年來，身為一個聽障人士，能夠在融合教育下讀書。我不知道比起其他在特殊學校讀書的聽障學生，究竟我是幸運還是不幸運？有時會想，也許我在一些特殊學校讀書時，可能會特別開心些，因為大家都有共同的語言，有共同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也許我在主流學校裡面，我更能特別容易融入社會，將來找工作會更容易。但無論如何，我都很珍惜今天所擁有的一切，因為對我來說，那已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中學組

得獎作品



潘莉翎

靜聽我心聲—風雨中，我的獨白！

下雨了，我如常地拿著一把發黃的小傘，從校門穿入密密細雨簾中，緩步行走。小雨踏過路旁大樹上稠密的綠葉，嘩啦嘩啦地散落在我茫茫的背影上，再從我的腳邊綻出一條條魚尾紋，蕩出輕輕的漣漪，透過雨傘下半遮半露的張望，我祇看到一片淒茫的世界。

雨，真大，乾燥的地面一會兒就堆滿了積水。雨聲由「沙沙沙」變成了「刷刷刷」，雨絲由斷而連、細而粗，越下越大，四周都模糊了……而我就像一隻迷路的小綿羊，急著找避難所。

一道閃電突然劃破長空，勾起了地下如碎鏡的回憶。

雨聲，我聽不見；雷聲再響，我也聽不到——我祇看到觸目驚心的閃電，像是天賜給我的詛咒——深度失聰殘酷地伴着一個小生命來到這個世界。幸而，我在母親的守護下，不知幾經多少寒冬，才能牙牙學語，後又東奔西撲為求入讀主流學校。

孩童時代，最不喜愛同伴對我耳上的「人工耳蝸」指指點點，更討厭同學給我改的花名——「燦妹」。唯向母親一一申訴，才能讓我心中小小的浪翻平息過來。自此，母親的懷抱便成為了最好的避風港，也是黑暗中的明燈。

時間像風一般飄遠，不知不覺，我已升讀中一了，我牽著母親的手來到我「第一志願的中學」。從那天起，我不知為何學懂了「喜怒不形於色」，背後的原因並不是怕母親的責罵，而是怕她擔憂。那一張不變的「笑容」，一掛便四年多，同時我的咀巴也學會了石頭的生存之道，沈默、篩選、噤聲……

「終究一日，東窗事發」。

中二學期末，老師認為同學們已適應了英語教學，便加快教學進度，滔滔不絕、連珠炮發地吐出一口流利英語。縱使坐在前排，我也覺得有點兒吃不消，因為愈聽愈快，愈追愈難。聽，聽不清；看，看不及……結果，我迷惘了。耳朵封閉了，腦袋順勢告訴我：「不必追了！你追不來的了！」

一向重視成績的我四處張羅同學的筆記，祇可惜不知是否我人緣不好，同學們竟連聲拒絕，還冷冷地說：「你又不是聽不到，為何抄不到呢？」有的則恐防我有吸乾他們知識之魔法，成績會超越他們故連聲拒絕。唉！我真的不是想做「知識小偷」……我甚至連開口辯解的勇氣也沒有。

上課鐘聲再次響起，我扁扁嘴兒回到座位，悶悶不樂地低頭溫習下一課的英文默書。簿翻開了，我昂頭一看，唉！又是如此，老師總是忘記把書本略放下一些，好讓我看清她的唇讀。不管了！體諒她工作繁忙，我祇好猶如小偷般左移右靠地窺看老師的口形。書默完了，成績天曉得，祇知簿上多處空白。

那天下雨了，我如常打著雨傘從學校後門步出風雨飄搖的街上，我孑然一身，不知何處是歸所！不敢回家，怕的是被母親發現。淚水祇能無助地簌簌流下，我祇好蜷縮在街道的一隅，抽噎著。那刻，我真的想大叫一聲：「為何上天對我如此不公平？偏偏不降福給我，偏偏要我受苦。為何不讓我聽見世上美好的聲音，做個正常的普通人呢？」

在模糊的淚水裏，一把熟悉的歡笑聲在我的耳邊迴蕩……那不是何睿知嗎？小學時，我倆因獲頒「十大奮進兒童」，免費前往北京交流，這個患有嚴重視障的「開心果」為我們的旅程添上了無限歡笑。如今，我們街角重逢，從寒喧間，聽了不少他的校園樂事。原來校園生活是這麼快樂的嗎？聽障蒙蔽了我的耳朵，還是蒙蔽了我的心？

這一小段的相聚突然洗滌了我久被風塵蒙上的心坎，我告訴自己，我要重新站起來——我要道盡我的原委，重新向老師、同學仔細解釋我這「無形障礙」是需要他們的幫助，勇於當眾承認自己是一個聽障生，與他們有所不同。

自此，我的內心如同身量一樣每年增高，有所成長。路不論是易走的，還是難走的，平坦順逆，我還是願意無懼前行。船不可以終日泊在避風港，乘風破浪才是船兒的天職，縱風雨飄搖，仍要昂然啟航。

「鈴……鈴……鈴……」電話鈴聲響起。

「喂？媽，不用了……我自行回家吧！別擔心……嗯……再見！」

我又再次撐起發黃的雨傘在雨中行，而我的背影在此片繁燈光影下，只留下令人懷緬的腳印。

中學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以文藝筆觸寫出心聲，情感豐富，文筆流暢，用字精煉，耐讀，在聽不到或是不被「聽到」心聲是痛苦，但作者從黑暗處找到光明，是一篇文筆感性的文章。



中學組

得獎作品



馮芷筠

我在聾校的日子

學校是我成長的地方，老師、校長、社工給我學習知識，增廣見聞的機會。轉眼間，我快要畢業，我感到依依不捨。因為學校像我的母親，哺育我成長，我要振翅高飛了！

踏入初中那年，我是無可救藥的人，有時亂發脾氣，老師、社工不能勸服我冷靜，所以要請校長教訓我，這個情景存在我的腦海裡，難以忘掉。中一那年，我為小事而發脾氣，老師、社工和校長帶我到社工室進行輔導，我那時才知道自己浪費光陰。其後，老師悉心栽培我，循循善誘，使我漸漸成熟，不要重蹈覆轍。我記得有一位老師的說話令我感動，「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到中三那年，老師讓我擔任風紀，培養我的責任感。老師勉勵我永不言棄，再接再勵，爭取良好的成績。每一位老師的訓言言之有理，啟發我的思想。

除了老師、社工的教導之外，我要感謝學校，因為學校安排了不少活動讓我們參與。成長課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課堂，老師灌輸正確的思想，教我「三思而後行」、平常要檢討自己的言行、計劃長遠的目標、不要半途而廢、堅毅不懈……成長課給予我正面的訊息，沒有成長課，我們難以探索人生的目標。學校更舉辦成長營，目的是讓我們學習獨立，照顧自己，不再依賴父母，這是難得的機會，所以我要珍惜機會學習成長，乘風破浪，面對新的挑戰。去年九月初有成長營，印象很深刻。其中有一個活動，名為「中心定向」，考驗我們的眼光，尋找數字，最後一個地方很難找，幸好我們同心協力，最終完成任務。導師說「團結就是力量」，我們成功完成挑戰，這一刻感覺自己長大了。此外，每年數次的學會活動，培養我多方面的興趣。我曾經參加科學學會、乒乓球學會、羽毛球學會及籃球學會，透過學會活動可以提升我的運動方面的能力，發揮所長。

因為我很好動，老師經常提醒我不要樂極生悲、百無聊賴。有一次我想放棄自己，老師對我說：「你要鏗而不捨，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至理名言，使我明白人生的意義，發奮圖強，向目標前進！

「真鐸學校」的名字長存我心內，老師的教導也銘記於心。畢業後，我會回來探望老師、同學。現在我感到惆悵，擔心「真鐸學校」要再次改名為「真鐸小學」。校園的事物浮現在眼前，紫色的校園，一樹一木，一桌一椅，學校是我成長的地方，雖然我將要離開學校，但走前我會高聲說：「我愛真鐸學校！」。

中學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平實而情深，從文章可見作者對生命的熱愛，內容積極，熱愛母校之情躍然紙上。



黃雪花

靜聽我心聲

我希望你們靜聽我的心聲。小時候，我和家人生活在中國，媽媽帶我去找新學校，老師不肯收我，因為我聽不到人的說話和無法說話，但我心裡真的想去學校讀書，媽媽和我都不開心。

媽媽和親戚帶我去見中醫，我看見很多針，我非常害怕，我被中醫的助手捉住，中醫用針刺的耳朵和頭，我感到非常痛苦。針灸失敗，我仍然聽不到聲音。

媽媽帶我去市場買菜，我聽不到汽車的聲音、人大叫的聲音、狗汪汪叫的聲音……媽媽拖着我的手，她不放開我的手，因為她怕我被汽車撞倒，因為我聽不到聲音。

媽媽不讓我出外玩耍，因為媽媽不想別人取笑我做啞巴。我一直留在家裡，好像進入監獄，我感到不開心。

七歲的時候，媽媽帶我到香港，媽媽帶我去廣場，我跟着媽媽買衣服，我不小心撞倒老婆婆，老婆婆大罵我，我聽不到老婆婆的話，我扮作沒事的樣子，老婆婆生氣地推我，我知道她誤會了我，媽媽非常心痛失望。回家後，我躲在家裡不敢出外，我害怕看見人，人人輕視我，我感到不開心。

媽媽努力幫我尋找好學校，她知道我進不到健聽學校，最後我們找到路德會啟聾學校，我感激媽媽。有人介紹耳機給媽媽，媽媽帶我去買新耳機，她花了六千多元，我戴耳機的時候，我聽到媽媽的話，我感到很開心。

媽媽要我戴耳機去市場買菜，我聽到汽車的聲音，人們大聲的叫喊聲等……嘩！原來聲音可以很吵耳。我看見別人定睛看着我耳後的耳機，我覺得人人取笑我，我立刻除下耳機，我把耳機放進口袋，我感到害怕。

開學日，媽媽帶我去新學校讀書。老師帶我去大禮堂。之後，媽媽回家。我看見老師和同學打手語，我不懂說話，校長介紹新同學。校長帶我和新同學上台，我聽到老師和同學拍掌的聲音，我看見台下的師生露出燦爛的笑容，我看見人人都開心，為什麼我不開心？最後我跟同學一樣開心的笑了。

現在，我懂得以手語和人溝通，我努力學習與人溝通的方法。我和朋友一起逛街玩樂，我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我不再覺得被人輕視，我覺得香港社會有幫助我們，有人關心我們，我們也有關心人，我希望健聽人士和聾人能成為好朋友，我們不是敵人，聾人、殘障人士和健聽人士可以是好朋友。

現在我長大了，忘記了過往不開心的事情，我不會再怪輕視我的人，我永遠開心。我希望健聽人士、聾人和殘障人士也要永遠開心！

中學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簡潔、精要，從母親關顧的生活瑣事反映出母愛對聾人成長的重要性，在字裡行間感受到作者從小到大所面對的困難，卻沒有放棄自己！

優異獎

中學組

得獎作品

聽
心
聲
一
我
心
聲

黃家俊

靜聽我心聲

常聽到人們說：「那些聽障人士沒有上進心、『反應又慢』、膽小怕事，而且愈幫愈忙，給人帶來不少麻煩……」，每逢我走到街上，與我擦身而過的路人都會向我報以奇異的目光，為甚麼呢？不就是我耳上的助聽器吧！

然而，我在聽障學校生活了十多年，每一次看見有些聽障學生受到不公平對待（如工作方面）時，他們都會異口同聲的訴說道：「外面那些普通人啊，經常看我們不起、歧視我們，使我們毫無立足之地！」另外，人人則埋怨道：「誰叫我們是聽障的，無論做甚麼事總會比別人差，慢人家十拍！」

聽了以上的說話，我的心頓時像吃了話梅般酸了起來，心想：為甚麼我們聽障人士就不能爭氣點？就不能與正常人比較？我的腦海中湧現了數之不盡的問號。難道，這是社會的錯？抑或是上帝的錯？

其實，一般人對我們聽障人士的誤解或是看法，追根究柢，只能怪自己。為何這樣說？撫心自問：你有沒有盡自己的本份，做好自己？若你認為是有的、問心無愧，那你大可不必理會這些以偏概全的誤解。若否，那你便一定要做到最好，找出自己的弱點，主動出擊，就如居禮夫人所說的一句話：「弱者坐待時機，強者製做時機。」

雖然，我明白要改變是困難的。以我為例，每逢暑假，莘莘學子很多都會趁這大好時機去補習、參與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而我卻甚麼也不做，只管吃喝玩樂，有如放下心頭大石，逍遙快活，從沒有把集中力放在學業上，那些令人頭痛的功課便會留待暑假完結前幾天才逐一清除！當我回到學校，便把「我比不上正常人」掛在口邊，從沒有想過自己究竟有沒有好好的把握時間、珍惜光陰去努力進修、讀書。你呢？是否有著與我同一個情況？又有沒有自我反思呢？直到現在，我終於明白如果沒有改變，只會一錯再錯，於是我強迫自己改變，努力專注於學業上，結果，當然有不錯的進步吧！

總括而言，我們聽障人士，只要戴上助聽器，便與正常人無異，未來是靠自己開創，如果你仍是「閃閃縮縮」、不肯嘗試的話，那麼「聾人」的污名就永遠也洗不掉，若是相反的話，那就該恭喜你了，因你能糾正全世界人們對我們「聾人界」錯誤的看法，並搖身一變成為一匹「千里馬」，向著那閃閃生輝的世界大舞台進發！

中學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使人鼻子一酸的文章，細訴那種被歧視、被冷漠對待的經歷。但依然努力反思，奮鬥和勇敢面對將來！

優異獎

中學組

得獎作品

聽
心
聲
細
心
聆
聽

顏浩星

我在聾校的日子

已有七十年歷史的真鐸學校如我家，為什麼？是因為老師好像我爸媽一樣，當我成功的時候，老師替我開心；當我沮喪的時候，老師為我鼓勵；當我調皮的時候，老師對我囉嗦；當我無能為力的時候，不管在那，他們總是在我身邊，協助我、指導我，使我成長。

中三的時候，我無心向學，心灰意冷，因為在學業上遇到困難，老師當然有把我罵一頓。後來他轉了口氣對我說道理，說了一句說話使我一鼓作氣，就是「其實你好聰明的，只不過是懶散而已」，雖然不是什麼名人的格言，但這一番話使我刻骨銘心，奮發圖強。很可惜現在的我還原地踏步，身不由己啊，不過我現在努力改善。

其實，我的確很討厭老師的囉嗦，和我爸媽一樣那麼囉嗦，不論我做了什麼，他們便會借題發揮，說我做事情懶散，一事無成，又如何？當時我認為老師又不是我爸媽，你憑什麼權利去控制我？後來我想清楚，換角度去思考，老師無非是想為我好而已，又或者是老師的本份吧！不管什麼，我應該以禮相待，細心聆聽老師的教導。有些事件，囉嗦未必是壞事，就好像老師經常叫我不耍樂極生悲，但我充耳不聞，結果我玩的時候遍體鱗傷。

學校除了有好像我爸媽的老師，還有視如兄弟的同學們，他們陪伴我成長，互相協助，有難同當，有福共享。中一的時候，也是我們的叛逆期，有次放學為了去多媒體室玩電腦遊戲而避開去參與童軍活動，於是大家討論，提供不少意見，最後決定了和老師、學兄玩「捉迷藏」，跑來跑去，快氣死郭社工，真的可笑。現在我想起覺得很懷念啊，但願時間能停止就好了。

我像一隻雛鳥，他日展翅飛翔離開學校，不知該高興還是該悲傷，高興的是我長大了，悲傷的是學校快與我一切都無相干了。數一數，我在母校生活了十二年。十二年了，一眨眼就過去。唉……時光總是在我身邊悄悄地溜走，我無法抓住它。我一直以來都不知道何謂「一寸光陰一寸金」，所以現在我要珍惜在學校的每分每秒。

中學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結構完整，文筆流暢，以幾件個別事例勾劃出校園的生活，淡然可喜。

優異獎

中學組

得獎作品

聽我心聲

徐紅

靜聽我心聲

今天我把一直憋在內心的心事說出來。我現在就讀在香港唯一的特殊聾人學校，學校的生活真的並不快樂，可以說我沒有像同學那麼高興地學習，也沒有像同學那麼每天開心地玩樂，我覺得自己好可憐。

我在中國出世，我不會說廣東話，我不像某些天生聾啞的老師懂得用口語說廣東話，我羨慕死他們。我不是不會說話，我會說普通話，連普通話的拼音都懂，但我就是不懂廣東話，所以無論如何，我一定要努力練習說廣東話，我希望跟天生聾啞的老師一樣會說話，與健聽人說話，不用打手勢。因為打手勢很麻煩，萬一拎着很多東西，就不方便打手勢。

我有時會開口說話，但又怕別人不明白我要說什麼，相熟的朋友看慣我的口形，我的說話，一半明白，一半不明白。我一直練習練習，直到最近我的口語有進步了，但發音有時仍會錯，廣東話真的很難學，平時我在家不用口語說話，可能是懶得說話。也許我害怕的是用口語與社會人士溝通，害怕口語說得不準確，怕他們知道我是聽障人，嘲笑我的口語，被聽障人歧視，這一點使我產生了一種恐懼。我曾經嘗試忘記自己是聽障，像健聽人一樣可以說話，可是結果我做不到，與恐懼有關吧！

無論我在家還是在外面，我一般都不戴助聽器，我知道這樣做等於浪費政府的資助費用，但我不是故意的，因為我有理由，就是我曾經天天戴着助聽器，但每次我把助聽器拿下來後，我慢慢地發現我的聽覺越來越差，而且還有耳鳴，不像以前能聽見微弱遙遠的聲音，只能聽見非常近的聲音，我很難過。很多老師、同學、親人和奧迪慈善基金堅信助聽器對聽障人有益處，能克服聽障人內心的障礙，又能幫助聽人聽見周圍的聲音，幫助聽障人說話。助聽器的確對聽障人有很大幫助，但對我來說，長期戴着助聽器，我的聽覺卻退步了，而且我還耳鳴，可以說助聽器對我沒有幫助反而降低了我的聽覺能力。

上課時或下課後，如果老師找我，我沒看見老師，她在我背後喊叫我的名字，我能感應到聲音的大小，並不聽見叫我的名字，有時有人會提醒我轉頭看老師，但我怎麼聽不懂別人喊叫我的名字？我的聽覺問題好麻煩。

有一次，老師讓我們朗誦《迢迢牽牛星》的那天，我們一排排站在課室，盡所有力氣，大聲地唱詩。老師還叫每一個人嘗試背詩，之後輪到我了，我緊張地背詩。我心想一旦背錯了，他們會笑我，看見他們的笑容，我也忍不住大笑哈哈，我恨不得閉上眼，不要看他們的笑臉，不過我還是滿開心的，因為我可以看到他們每時每刻的笑容，笑容給我帶來充實、快樂的感覺。

中學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清晰闡述聽障人士面對的困難，文章點出有關助聽機對聽障學童效能的問題，值得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



中學組

得獎作品



張永賢

我在聾校的日子

一提到聾人學校，你們會覺得聾人是聽不到，而且知識方面比較貧乏，經常在家，不願出外參與，這樣對你講，其實是你錯了。

當我轉到真鐸學校（聾校）讀小一，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擔心，不知道校內老師和學生會不會當作我是聾人。怎料，老師和學生對別人一視同仁，不會將學生當作聾人。那讀書方面和活動方面對我沒有問題，而且得到很多知識。

一眨眼已過了九年，我已經是中三低甲學生。記得有一次報名參加校外女子籃球訓練班，全部隊員是健聽人士，但我不害怕，認為聾不是罪，也不代表聾人令到你很麻煩，只要抱住認真的態度，也要提高自尊，大聲地告訴別人：「弱聽人士根本與普通人士沒有分別！」

漸漸過了兩、三個月後，教練、隊員開始接受我的缺陷，更樂意幫助和教導我。那麼，大家可以建立友誼、信任。

學校舉辦一個活動——探訪南區的老人。我們探訪老婆婆的時候與健談的老婆婆一起聊天，沒想到她會說：「在我想像中，一直認為聾人是又聾又啞，只會打手語。原來不是，你們的說話非常清楚，咬字正確，根本不像是個聾人。」我聽到之後，我的思想開始改變了，不再當作誰是聾人。

雖然上天令我聽不到，但是我有手有腳，最重要，是有正常的心靈。簡單地來說，我可以每天專心上課，準時提交功課，這行為根本難不到我的意志。

很多聾人不敢參與校外活動，因為有五大原因造成。第一，擔心與健聽人士難以溝通；第二，不想被其他人歧視；第三，怕別人覺得聾人很麻煩；第四，認為聾人沒有能力；第五，沒有人願意接受聾人的缺陷。各位讀者，希望你們看了五大原因，願意幫助、接受聾人的缺陷，替聾人走出黑暗人生。

我最想多謝所有老師和同學，更多謝上天賜給一間那麼好的學校供聾人讀書。雖然我在這間學校讀書，但是我不會忘記老師的教誨。

中學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簡約扼要的反映出聾校學習生活的特色。

優異獎

中學組

得獎作品

聽
心
聲
一
找
細

曾惠君

我在聾校的日子

你知道甚麼叫友情？很多人以為友情就是朋友，不會分開的意思。好了，現在我和大家分享我在聾校的友情歲月。

我在啟聲學校生活了七年，和同學相處頗好，我還記得小時候同學不是太喜歡與我一起玩耍，當時我感到很寂寞，想不到有一位女同學主動和我成為朋友，她名叫賴婉儀，大我一歲，是我同班的同學。我們很喜歡聊天，沒有留心上課。有一天，老師叫我參加聾人運動會，但我怕辛苦，於是叫婉儀代替我參賽。

老師帶婉儀和參賽的同學到維多利亞公園練習跑步，而我呢？就在學校上課。午膳的時候，有一位男同學跑回來向我說：「婉儀昏迷了，老師替她進行急救」，當時我失控了，很害怕失去朋友。救護車來送她入醫院搶救，我在學校等消息，她昏迷了兩天，還是未蘇醒，我們天天為她祈禱，希望她快蘇醒。想不到翌日，她終於蘇醒了，身體很虛弱，她還勉強地笑，可惜在中午十二時去世了。當時我在學校上課，老師樣子沒有什麼特別，還向我露出笑容，我還以為她沒有事，我便安心下來。老師不想隱瞞我，就向我說：「婉儀已經上了天堂，不會回來，她叫你不要因這樣而自卑，學習堅強活下去……」，我和老師淚流滿面，想不到她竟然那麼快離開世界，我連唯一朋友也走了，為甚麼？我為甚麼這樣做？為甚麼要逼她參加比賽？對不起，婉儀，我做錯了，請責罵我，不要走，好嗎？可是已經太遲了，我一直以來很想與你說聲謝謝，謝謝你願意和我成為朋友，對我那麼好……

後來我愛上了天空，天空似婉儀陪伴我，守護我，讓我安心的感覺。來吧！抱著我好嗎？你在天堂過得好嗎？我現在一切安好。

後來，我轉到真鐸學校讀小五，看見很多同學，我感到很陌生，不知怎麼辦？課室在哪裡？地方那麼大，誰能告訴我？文文走過來用手語的方式問我：「你讀幾年級？」，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手語，唯有點點頭來表達。他帶我去小五甲課室，當時同學看著我，我感到很害怕，擔心在學校不能認識朋友。經過相處後成為很好朋友，我還記得那一天我在廁所哭了，樂樂和煙煙走過來安慰我，我很開心有那麼好的朋友一直陪伴我。當我有困難的時候，朋友在我身邊為我分擔；當我害怕的時候，朋友陪伴我；當我很失落的時候，朋友在我身邊撫慰我。我終於明白了什麼叫友誼！朋友需要別人原諒、鼓勵、支持、關懷、信任、安慰。希望大家珍惜身邊每一位朋友，不要讓自己後悔一輩子。我永遠不會忘記在學校認識的每一位朋友。友誼萬歲！

中學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文章緊扣主題，但可多著筆於聽障人士的經歷。



公開組

得獎作品



莫彥

我在學的日子

人生路漫漫，總不會一帆風順。在我三歲那年，因為發高燒，入了醫院。後來，燒退了，媽媽卻發現我對聲音沒有了反應。於是，我成了一名聽障兒童。我相信，充滿崎嶇的路，我會走得更踏實！

感謝我人生的第一啟蒙老師，我的母親！是她，含辛茹苦帶大我。是她，由我牙牙學語的時候付出了比常人多十倍百倍的耐性、努力，不厭其煩地教我每一個字的發音。可想而知，正常的兒童，也需要不斷反覆練習，父母至少教育孩子百次，千次，才能正確講出「爸爸」「媽媽」，何況我是一個聽障兒童。我的父母能用教育正常孩子的方式教育我嗎？事實說明了一切，不能！我的媽媽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還有耐性。她用嘴巴貼近我的耳朵，讓我盡可能聽見聲音，她把我的手按在她的喉嚨，讓我能感受到聲帶的震動，她要求我用眼睛看著她的嘴唇，讓我觀察嘴唇的形狀。當年，媽媽是一位工廠女工。每天下班回家，都會給我講一本兒童故事書，我最愛坐到媽媽的大腿上，依偎在她懷裡，讓媽媽一字一句教我講故事。媽媽的努力，終於獲得了回報！我不但會清晰地講「爸爸」「媽媽」，還能清晰地用句子表達自己的想法。每一個字，每一句，都包含了媽媽的期望。母愛真偉大！

後來，在我爸爸的建議下，我進了一所專為聽障兒童而設的聾校。很快地，就受到了媽媽的強烈反對！進了聾校，我媽媽發現，我在學校內，我的說話能力是出類拔萃的。十多位孩子，有數位聽覺能力比我好的孩子，還不會說話呢。由於我說話能力強，我成了學校的風頭人物，學校的生招牌。老師經常安排我代表學校去參加朗誦比賽，參加表演，還獲得報章的報導。媽媽並沒有因此驕傲！她為了我的將來，不希望我太過於自我滿足，希望我能和正常的孩子一樣學習，接受更大的挑戰，任憑聾校老師如何挽留，仍堅持轉校。於是，我才上了一年的聾校，就轉到了正常的小學，開始了我的人生挑戰。我開始自卑了，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學校，見到了許多的同學。他們全部都是正常兒童。他們說話能力也比我好，之前在聾校建立的優越感蕩然無存！不過，我還是成了班裡的風頭人物！因為我是班裡唯一一個聽不見的學生！老師盡量把我安排位置在第一排，向全班同學介紹我，希望大家能體諒我。老師講課之間，經常向我發問，讓我回答老師的提問，後來我明白老師是在鼓勵我。多得老師的關照，我能清楚聽見老師的講課。我的學習進度比老師想像中要好。可是事實並非這樣簡單。那時，我們還小，我們還不懂事，對於許多的事物都充滿了好奇。小學同學對我的助聽器非常好奇，經常拿來把玩。我們年少無知，不懂得如何尊重別人，體諒別人。也被欺負過了，也被嘲笑過了，打架也打過了，老師也投訴過了，我一一領教了。還是於事無補。向父母投訴……媽媽的話，如今我也清楚記得：「你是聽不見，這是事實，你不要自卑，你好好讀書，讀出成績，自然會有人尊重你！別人的話由得別人去說。」那一年，我中國語文考試獲得全班第一名。當老師讀出我的名字時，特別要求全班給我報以掌聲！那一刻，我才明白媽媽的話中含義。不知為何，自那次考試之後，慢慢地，我建立了自信，再沒有人欺負我了，曾我和打架的那位，後來還成了我的好朋友。因為有了家人的支持，老師的鼓勵，同學的體諒，餘下的小學生活，我像許多正常的同學一樣，愉快地渡過了。

隨著社會進步，越來越多人了解聽障人士。我進入了中學，另一學校，另一同學。學會了尊重，學會了體諒，人才是算是長大了。剛入小學時受到的遭遇，來到了中學，並不明顯，出奇地平靜。班裡的同學對我弱聽並不在意，對待我就像對待正常人一樣，我之前的擔憂是多餘的。在中學，我也受到了老師的關照，我生得牛高馬大，也被安排坐在前排之列，不在第一排也在前三排。後來的中學生活，是後話了，我確實平平凡凡地做了一個正常的中學生。

如果我媽媽當年不堅持，早早就放棄，也沒有今天的我。今天的我能說流利的中文嗎？恐怕我是在聾校完成我的中小學學業，恐怕我是無法完全融入主流學校。如果不是學校老師的支持，恐怕我的學習進度是無法跟上主流學生，也無法中國語文取得全班第一的成績。可能早早退學待家呢。如果不是同學的體諒，我永遠無法融入同學圈子，人也悶悶不樂，成績能好到那裡呢。我能融入主流學校學習，實在有賴社會各界人士大力支持，聽障人士才獲得認同，獲得包容。

公開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體察到家庭及主流教育的成果，努力向上，正面積極，不屈服於生理缺憾，懂感恩，令人感動。



公開組

得獎作品



Dora Lee

我在學的日子

When I was 2 years old, the doctor diagnosed that I had bilateral profound hearing loss with an average of 95 decibels (dB) loss. Without hearing aids, I live in the silent world and will not give any reaction in the harsh environment like rock concert or thunder rumbling overhead. Wearing the hearing aids does not mean it could compensate all hearing loss, instead, it could only amplify the sound to a certain level (as high as 60 dB) and with distortion for better hearing in my life.

Due to having profound hearing loss since childhood, it affected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stage of hearing and speech abilities. To enhance the residual hearing with hearing aids, I had to sacrifice my personal time after school in my early childhood on speech training provided by Education Bureau. The aim was to practice the basic pronunciation correctly and repeatedly day by day, week by week. The repeated practice was not an easy task either. Undoubtedly, this training gave me the most critical foundation of speech learning which had long-term effect.

Most people with profound hearing impairment face similar difficulties. Firstly, always face hard hearing the words with high frequency, like vowel sounds /s/, /sh/, /th/ and /z/. Comparing Cantonese with English, it is harder to speak in Cantonese. In Cantonese, the words with same pronunciation has 9 different tones. While it only has two types of stress in English language. Sometimes, I have to guess the words by repeatedly inferring the words of the sentence back and forth.

Secondly, the technology of the hearing aids was not advanced during my primary school stage. The sound quality was not so good and the sound response was not as quick as the auditory nervous system. The sound heard was mechanical in those days. The hearing aids were not powerful enough such that I could not entirely utilize the residual hearing, even discriminate the words differently. Hence, only limited amount of sound could be heard. The hearing aids amplify the surrounding

sound without suppressing the background noise, I could only hear the noise, which covers the human sound, in the noisy environment such as playground, restaurant and street. Consequently, I felt upset when surrounding people were kept talking while I could not make any prompt response, even they shouted at m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the modern hearing aids can only amplify sound more close to human sound with quicker response. I can only understand when people speak slowly and clearly in quiet environment.

Thirdly, some children with serious hearing impairment study in deaf or special schools because they are always provided with special assistance and taught by special training teachers together with the help of sign language. However, when they switch to study from special school to mainstream school after grew up, it is hard for them to get involved in new social and study environment.

I studied in mainstream schools, from kindergarten to post-graduate school.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I was a pioneer-enrolled student with profound hearing-impaired. All teachers and professors did not have any experience of teaching such type of student and did not receive any formal training in teaching the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It was a tough life to be educated in a school under shortage of resources. My mother had communicated with the principal and teachers for my special needs and requested them to provide supportive assistance to me in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so that I could receive proper education like other students in the school.

The followings are the major challenges:

- Lip reading: I do heavily rely on lip-reading in the communication. About 75% of conversation is distinguished by it, the rest is by hearing. It is more difficult in the group discussion.

➤ Seating arrangement: The position of the seat affected how I could see teachers face-to-face and do lip-reading most of the time. This could help me catch every single word by hearing / lip-reading without missing.

➤ Interaction:

➤ In one-to-one conversation, my right ear is a bit better than the left ear. Hence, the speaker should sit next to my right side so that I could have a better communication with him. Sometimes, I do not aware the speaker was talking to me at the beginning, he would tap my shoulder/arm lightly and I turn my face to him before the start of conversation.

➤ In the group conversation, it is much harder than one-to-one conversation. Many speakers would speak from time to time, and I have to do lip-reading from them. I always do not know who would be the next person to speak up. My head and eyes have to move from one side to another to catch the words as many as I could. In addition, in the noisy environment, I could not recognize the sound when someone around / behind me is shouting to me. In all, the more people speak, the harder in communication.

➤ In the classroom, the teachers sometimes might not know if I could hear what they spoke. Body languages (e.g. eye contact, gesture, nod, facial expression) could help them know whether I pay close attention to hear what they spoke.

➤ Patience:

➤ Knowing the subject of the conversation is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 Without the help of note-taker, I had to copy the points by myself during the class but I could not fully concentrated on hearing. Therefore, after the teachers have spoken and written the main points on the blackboard, they paused a while and gave us extra time to copy.

➤ I can understand the conversation if people speaks slowly with appropriate mouth movement, pronounce the words precisely, repeat the emphasized words and eliminate the background noise if possible.

➤ Listening / Oral / Dictation: For dictation, the teachers have arranged to retake it with me after school. By face-to-face and slow-speaking, I could get satisfactory result in dictation. For listening and oral, due to hard-of-hearing and difficulty in speech, I am granted to exempt from the exams.

Apart from the hardship of learning in the class, I also faced difficulties in social life. The communication gap between the hard-of-hearing and normal hearing people always exists. In such fast rhythm of life, not everyone is willing to be patient and speak repeatedly to me. Occasionally, they chose to turn a deaf ear to my words instead. They felt that it was hard to communicate with me, or could not hear what I said. In the whole school life, with the care of teachers and the help of classmates, I have overcome thousands of hardship at different education stages.

When I studied in primary school (in P.5), I read a story book about the autobiography of Helen Keller (海倫凱勒). Amazingly, this book inspired me to make a life decision. Helen did whatever the normal people did by overcoming the blindness and deafness, and achieved Bachelor degree at the end. Subconsciously, it gave me the greatest courage to overcome hardship to do whatever normal hearing people could do, especially study hard to get into university. The main reason is, it is rarely known that profound hearing-impaired people are educated in university and got an honorable job after graduation in Hong Kong.

Luckily, I enrolled to a Band-1 secondary school with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e change of teaching medium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I have faced. Other new things, includ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teachers, classmates and curriculum, made me feel stressful as they all needed my extra time to adapt and adjust again. Meanwhile, my goal gave me a positive motivation to overcome the hardships no matter how tough they were.

On the last day of F.1 school life, the Principal unexpectedly gave me an article printed in the newspaper. The article was about the hardship a hearing-impaired student faced in new environment, and how she overcame them one by one and got outstand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he school. When I read the article, I realized that the

person mentioned in the article was me. My class teacher has written this article and sent to MingPao Newspaper. Later, she presented a special doll gift to me. My parents and I really appreciated and thanked her for her caring and encouragement.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the academic competition with classmates and external students was keen, especially the HKCEE and HKALE. Since F.1, I studied diligently and paid triple effort to compensate what I had missed in the classes. When I encountered academic difficulties, I asked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for assistance immediately. All teachers were very helpful and willing to spend extra time to explain repeatedly until I understood. With my greatest effort, I was awarded some academic merits. Most of my classmates and I are studied in the same class for 5 to 7 years. They treated me as a normal hearing person in my life, always gave me a hand when I needed. I am very thankful for having good classmates and had unforgettable memories of school life.

Finally, I was admitted to a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On the first day of class, I faced the greatest challenge I never encountered in the past. One professor with long beard and moustache made me hard to do lip-reading. Apart from it, the professors of the university ca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accents. Without any resources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 and the help of lip-reading, study was almost worthless and the studying life was obviously harsh with frustration sometimes. After talking to the student affairs officer, the professors and tutors gave me private tutoring with me face-to-face occasionally.

The interaction mode between peers is complex. It needs high degree of adjustment to cooperate with peer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In the campus life, it required high degree of independence and high emotional quotient to get along with hundreds of people every day. This gave m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how to survive in the real world.

Later, I studied a Master program in a university in Sydney, Australia. Before the start of school, I received the assistance enquiry from the university. Incredibly, I received completely different assistance comparing with that in Hong Kong. They provided FM amplifier (which it did not work well with me), note-taker service in the lectures, special arrangement in the exam, private study room. The service of note-taker is really great and saved my effort in the class. I only need to concentrate on what professors said, while the note-taker took detailed notes, including the words what other speakers spoke. The note-taker provided a copy of notes to me after the class. With this valuable assistance, I received Merit Certificate Award for Meritorious Performance with GPA 3.5. This proofed that profound hearing-impaired people c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educated in higher education if provided with valuable and essential services.

I have been educated in two different places. The resources I received were totally different. In Hong Kong, only relying on lip-reading is insufficient for me to have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iculum. Extra time on self-studying is required to redeem the others. In Australia, spending a bit of time on the detailed notes which is done by note-taker is sufficient. I truly believe if note-taker service is adopted in Hong Kong from primary school to university, most of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could be benefited and they would not feel depressed when they could not hear in the class.

I have paid triple effort so that I could achieve what normal hearing person did with limited assistance in hometown. Frankly, such life experience was really harsh, lonely and painful. My faith and the support from families and friends keep me moving on. With the motto of 'No pain, No gain', I received countless rewards at the end.

By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my parents, families, principals, teachers, classmates and friends who provided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o me.

公開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正面積極，內容很清楚描述出克服過程及努力，英文書寫能力很高，把挑戰化為力量，加倍努力，一定成功。



季 公開組 得獎作品

聽 找 心

邱佩怡

給孩子的信

摯愛的莫雅熒：

別人總愛喊你的英文名字，但我偏偏喜歡直呼你的名字「莫雅熒」，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歡媽媽這樣稱呼你，但在我心目中你就如你的名字一樣，是一個性格大方、爾雅又會發光發亮的小女孩。在人前你總是常常面露笑容，認識你的人都會被你樂觀的性格所感染，在我眼裡你就是個愛不惜手的孩子。

六年了，回想這六年間真的發生了太多說不完的事情，每一個片段都令我回味再回味，看著我的肚皮一天天地脹大、肚皮微微的跳動，那種興奮的感覺真是非筆墨能形容。透過超聲波看看你漸漸長大，我和你爸爸都期待著你的到來。

二零零五年一月九日，一個寒冷的上午，你終於出世了。護士將剛出生的你放到我身邊，那種感覺有點陌生又有點親切，既興奮又有點緊張。看看你標緻的五官，我的心裡感到莫名的自豪感，因每一個見過你的親友都讚美你，讚美你長得可愛、美麗、精靈，就像一個小天使一樣。而我和你爸爸都認為你是天父安排給我們的小天使。

雖然我和你爸爸都要上班，但我們都不想錯過你成長的每一刻，每天下班後都第一時間到婆婆家看你、逗你。當我們沉醉於幸福時，原來不幸已經悄悄地來到你身上。就在你一個月大聽力檢查中，發現你的聽覺未能達到標準，我們的心就開始充斥着不安與懷疑，更不相信這檢查的結果。我們還期待著再檢查會有合格的結果，可惜的是，結果相同，你的聽力比正常的小朋友差，亦即是說你是弱聽的小朋友。

從那天開始我便不斷地反問自己，我曾否做過什麼；曾否吃過什麼，所以令到你會弱聽。我亦曾傷心地自責是不是我的錯，是我把你帶來這世界的，但我從來沒有後悔過將你帶來這世上成為我的女兒，因為你是天父賜給我最寶貴的禮物。我知道你爸爸和我一樣那麼的憂心、那麼的焦慮。你知道嗎？我們實在擔心你會說話說不好、與人溝通不到、被別人歧視、被人欺負。慶幸你爸爸比我理智，他明白到這已經是事實，那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我們唯有積極面對，想方法去使你盡早得到治療，好使和其他小朋友一樣的學習、一樣的成長。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就是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使你開開心心地成長、積極樂觀地面對成長中的挑戰。

從一歲起，你便開始配戴助聽器，我們為使你對它增加一點親切感，便為它起了一個名字叫「喂喂」，目的是想你知道它將會是你的伙伴、朋友。莫雅熒呀！你真的十分懂事，你真的沒有抗拒你的伙伴，你從來也沒有無故地把它扔掉，就算是炎熱的天氣，你都沒有扔掉它。我們明白到你在忍受著痕癢悶熱，看到你辛苦的忍耐我們也為你而心痛，包括所有心愛你的親友。

「爸、爸、他、他、加、加」，看似毫無意義的發音，每天重複又重複的練習，使你覺得沉悶沒趣。但沒想到這些看來毫不顯眼的事情，就是奠定你日後語言基礎的踏腳石。每次聽見你發出正確的音準，聽見你由說單字再到說疊字，再由說疊字到說句子，你的聲音對我們來說就是世上最美妙的樂曲，都是無比的鼓勵，最大的安慰。每星期的語言訓練每天的練習，並沒有白白的浪費，而我們亦展開了忙碌的學習生涯，學習怎樣在家中與你練習；學習怎樣與你溝通；學習怎樣做父母。

原來做父母是那麼的憂心，憂心你的一切一切。還記得今年初你患上嚴重的鼻敏感，你的聽力因此降至差不多完全聽不見。起初你爸爸以為你是有意扮聽不見，還責備你呢。但當他知道你是真的聽不見時，他內心的內疚、自責、後悔、憂心等等複雜的心情盡在這一個月內纏繞著他。至於我就更加複雜，一方面盡量使你覺得事情不是太嚴重，另一方面，我要安慰你爸爸，說：「會慢慢好起來的。」，但其實在我心裡是多麼無助、多麼的不知所措，幸好有天父在身旁支持我們。感謝天父！你在一個月後回復正常了，雖然用盡了很多治療，但在這個月裡我們發覺你成長了不少。從那次你和校長的對話中，你說：「我知道爸媽很擔心我。」起，我們便察覺到你變得懂事了。而這一句說話就直插入我的心坎裡，我的眼淚亦禁不住在我眼裡、心裡流著。流淚是因為心痛你身體上所承受的苦，也是因為感恩你是那麼孝順父母、體貼父母。

你可能會有疑問「既然父母那麼愛我，為什麼對我的要求特別高、特別嚴謹呢？」孩子呀！你可知道我們是不能永遠都在你身邊照顧你，總有一天我們會離開，所以當你習慣了嚴謹的要求，將來面對逆境的時候，你也可從容的面對。慶幸你是一個天生性格樂觀、積極、充滿好奇心和不易放棄的孩子，將來可能會有更多的困難和挑戰，我們相信你一定可以一一的解決和應付，因為你是我們的女兒，是我們引以為傲的莫雅熒。

其實有一句說話由你出生起已經想跟你說，就是「謝謝！」，感謝你在我生命中出現，感謝你給我帶來了無限的歡樂。雖然我們不能令你將來的日子會無風無浪，但至少也不希望會荊棘滿途。願仁慈的天父永遠伴著你左右，引領你過着快樂的生活，這也是我和你爸爸的願望。

永遠愛着天使「你」的媽媽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

公開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一篇感動人心的文章，感到母愛的偉大，父母積極面對孩子的成長，給予孩子一個好好發揮的機會。

優異獎

公開組
得獎作品

聽
心
聲
一
找
細

曾維州

與弱聽孩子走過的日子

我的兒子曾垂允一九八零年出生，現在已經三十歲了。他出世後幾個星期，我們已發現他對聲音沒有什麼反應，因為大姨（我太太的家姐）在他出世不久便在他側面拍掌測試，發現他是不會理會的！滿月時朋友來訪，大門忽然被風吹至關閉，砰然巨響，但有朋友發現睡著的他是沒有被嚇醒的。一歲時我們住在大坑東的木屋（飛機航線下），但飛機經過也不會吵醒他的！

後來他被確診為「深度弱聽」，需要往何文田巴富街接受特殊教育。當時我們已搬往屯門，垂允三至六歲時，上午返幼稚園，我太太每週有兩至三個下午要陪伴他由屯門往返巴富街接受語言訓練，當時垂允非常難教、超活躍、脾氣勁大；他不肯說話，只用喉嚨發出古怪的聲音！他與同輩的小朋友玩耍時，常被人冤枉及戲弄；有人曾說這孩子生成弱聽是我太太的責任……面對重重壓力，我太太曾經想過在太子地鐵站抱著垂允一齊跳下路軌就算了！幸好當時她想起：「當人的絕路時，就是神恩典的開始！」因此她咬緊牙關，決定繼續用心去教好這孩子。

八十年代，巴富街的「特殊教育中心」有幾位好老師，猶如神差來的天使，悉心教導垂允，開鑿雕琢這塊「頑石」，若不是她們的努力，我的兒子也未必有今日的語言能力。她們不單教垂允說話、啟蒙他的學習、還教他自處和做人的態度、也教導我和我太太如何鍥而不捨地去訓練這孩子，她們實在是我們的恩師！其中有些老師已經退休，移民加拿大；在港的老師我們現在仍有聯絡。幾個月前，我們也去過加拿大拜訪她們；雖然她們年事已高，但知道垂允已經長大和結婚，雀躍不已！垂允的少年軼事，她們仍然歷歷在目、如數家珍；甚至連當年給我兒子做的習作，仍有珍藏！

小學至中學，垂允都能就讀普通學校，小學以後的語言學習基本上是靠他小學之前的學習和父母不斷的矯正，我們在街市或超級市場拿起什麼就教他說什麼！中學會考後他曾嘗試報讀珠海書院，但他在大專院校的學習非常困難，第二年他就停學了。

弱聽孩子常會受到欺凌、忽視和歧視。垂允曾就讀長洲某小學，有一次我去接他放學，在學校的鐵絲網外，我見到痛心的一幕：一位男老師，對著一班女同學嬉皮笑臉，垂允在旁也逗這老師，但這老師竟突然變臉，怒目望向垂允，但垂允仍然對他強顏歡笑！这一幕我和垂允都永遠記在心中，每次想記或講起，我的眼淚也在心裡流的！（執筆之時，我的鼻子也酸起來了！）

輟學後幾年，社會經濟不景，人浮於事，弱聽人士尋找工作更加困難，他只有做一些散工或合約工。他醉心自學電腦、手機等電子通訊設備……二零零五年終於找到了第一份長工：在「有線電視」做「網絡技術員」(Network Technician)，這職位是很少弱聽人士能擔任的，對弱聽人士來說已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他負責鋪設網路、天線和衛星接收工程等、並要每天駕駛公司車，奔走於港九新界各地工作。只是好景不常，三年多後無理被裁（不知是否因為他是弱聽而向他「開刀」？），結果我們要循法律程序向「有線電視」追討應得的遣散賠償。

感謝神，垂允被裁後在香港電台找到另一份工作。垂允自小有一個「宏願」，就是將來要做老師——一個弱聽的老師！現在已經夢境成真，多年來，他在幾間聾人中心任教夜間電腦課程，學生之中有聾人、也有健聽人士，同學皆以「曾Sir」稱之，而且得到上司和學生的愛戴和尊敬。他剛於去年結束了九年的愛情長跑，與同是弱聽的女友一齊踏上教堂的紅地毯，甘苦與共，有時他們的溝通是可以「盡在不言中」的！

其實，要陪伴弱聽的孩子走過三十年，並不容易；未來的日子，可能還有一個或兩個三十年？我相信每位弱聽兒童的父母都有他們感人的故事。我覺得基督教信仰給我們很大的幫助。我們要感謝神，看得起我們，擇選我們去養育這孩子，也給我們很多歷練。所謂「久病成醫」，今日我們可以藉這些經驗去鼓勵和幫助一些有同樣遭遇的人。我們曾經見過有夫婦因為有了弱聽的孩子而離婚、或遺棄這些孩子。神知道我們都是軟弱的人，祂為我們預備了天使般的老師，為垂允奠定良好的語言基礎、在教會中學習正確的人生觀、並且積極面對艱難的日子。

雖然他們現在已經結婚了，已經可以應付一般生活上的問題，但仍有一些較為繁複的事情需要電話聯繫或訴訟的，我們仍要協助他們。在幾個月前的一個深夜，他們二人所住的公屋樓下七層的一個單位起火，無論鄰居如何呼叫、拍門，他們也不知醒，直到聞到濃味才醒來逃難！所謂「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我曾想過：無論垂允和他太太如何獨立和成熟，但弱聽這缺憾都是需要長期的關顧。我祝福他們長命和健康，但我希望比他們更長命和健康，以致我可以在聽覺方面協助到他們。

聖經金句：「祂（耶穌）對我（保羅）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後書12:9）

公開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很高興這位父親能有一位雖聽覺障礙，但努力不懈而又成功融入社會的兒子，父母為孩子的成就而感到驕傲。

優異獎

公開組
得獎作品

聽一
心聲

黃澄海

過著不平凡的讀書日子

小時候我入讀主流小學一年級，開學日那日，看見每班一排排的排隊，但我當時完全不知發生什麼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讀哪一班，我走來走去找到自己讀哪一班，老師看見我而走過來問我讀哪一班，我完全聽不懂老師說什麼，又不出聲，最後老師查學生名單有記錄，所以知道我讀那一班。

上學半年裡，上堂的時候，有次老師發問，但我沒回答，有部份老師完全不知道我是聽障，我最深刻的課堂就是中文作文，當時老師寫黑板上關於中文作文的內容，我不知道什麼叫做「中文作文」，我還呆坐，完全沒寫作文，等交白紙為止，然後老師找我家長見面，給我可以在家寫。半年後有位外面的社工來學校探訪我，原來老師從來不知道我是聽障，還以為我很內向和文靜，老師帶我下去見社工，我們下去時老師突然撩我的長頭髮看看我的耳朵上助聽器，她問也沒問過我，感覺很不尊重我，然後老師告訴同學知我是聽障。

同學們知道後，小息時，每位同學好奇地像老師一樣撩我的長頭髮看看我的助聽器，我真是很不開心，不過我都理解同學的年紀小不懂，好奇心較旺，跟住和同學玩耍，我們完全溝通不到，我不明同學說什麼，同學也不明我說什麼，我們溝通上真的很辛苦，最簡單溝通卻是「白痴」、「八婆」、「八公」……也沒想過寫紙仔。

升上小學六年班後，我的成績很理想，但我父母都很擔心不知我將入讀哪一間中學，後來父母聽說有一間金文泰中學裡有弱聽班，於是找那學校的老師商量，想入金文泰中學，最終我才可入這間學校。

新入學的那天，被政府派位到主流學校內讀特別班，當天父母帶著我長途跋涉到學校，負責人叫我們上四樓找班主任報到，就見到了班主任，那個女老師是新來的，第一次教我們，班上同學年紀原來我是最小，上課時，老師是用口語教課，幸好我還能應付下來，文科有八科，中文、英文、數學、經濟、地理、美術、化學、物理。最難記是中史和世史，特別是歷史人物的名字，老師很有心機地逐一地教我們，最喜歡的科目是地理，可以知道世界上有什麼的資源，令我大開眼界，還有教英文的老師，她教了我很多英文讀音，還要叫每一個學生站出來讀，我很喜歡她的教學方式，這樣做才可幫助我記得怎樣讀出來，讀書的過程是有點辛苦，但我很開心。

上了半年，眼睛突然有點不妥，看不清楚黑板上寫的字，老師懷疑我的眼睛有點問題，剛巧學校舉辦眼科保健，請了幾位視光師為學生提供免費驗眼，我抱著不安的心情去驗，果然患了百度近視，老師提議我告訴家人，叫他們帶我去配眼鏡呢，我一直都沒對家人說，引致我上課受了影響，經常眯著眼睛，老師終忍無可忍地打電話去我家人，最後不情願地配了很大的眼鏡，有點像四眼怪獸，慢慢接受了這個事實。

由於政府沒有再資助聽障學生升上中四，而且普通班只收一位成績好的聽障學生，我的成績不是那好，所以被迫要轉校，我被派到另一間中學升上中四，除了小學，我已再沒踏進普通學校，對主流學校沒有太大信心，很怕在上課時會有困難，成績會一落千丈而留級，所以選了聽障人士專讀的學校，那時才是真正的學手語，其實之前我都有自己一套的手語，來了這裡發覺他們的手語比我們多，比我常用指手劃腳更清

楚，而我們做的手語，他們看呆了就是不明白我自創的手語，幸好我的同班同學還看得懂唇語，所以我可以輕易融入他們的言語及圈子裡。也認識了聾人的文化，像是入鄉隨俗的感覺。

此外，發覺這間學校的科目很少，初時有點不習慣，好像在浪費時間，沒有了我喜愛的科目，我有點不甘心……整個人失去了選擇和目標，後來慢慢地適應了，學校有時會舉辦活動，例如到內地旅行交流，認識當地文化，也有得著吧。

直至中五會考，只得五科可以選擇，會考成績當然不理想，但不算差，學校的社工替我安排入學試，去明愛專業及成人教育中心進行面試，老師看了我的會考成績，我戰戰兢兢地坐在想學校可能不收我，不一會兒老師測試我的英文能力，用英語簡單地問我有關家庭，我呆了一下，即時說英文回答老師，跟著老師拿支票給我，叫我交學費，想不到這麼易過關。

回想一下，我真的很久沒有和健聽同學一起上課，心中不禁地不安起來，想想很難適應學習環境，和健聽同學因溝通困難會否排斥我，擔心討論小組聽不到同學說什麼，幫不忙，果然在開學和同學一起上課，老師講課說得很快，每一堂我專注老師的口形也很辛苦，書本全是英文，腦袋像快要爆炸，但我不想像老師因為我是聽障而拖慢教書進度，有點自相矛盾，慶幸很多同學告訴我老師說重點在哪裡，還主動和我談話，幫助我，雖然聽他們談話很吃力，同學之間的談話，因聽不到他們說什麼，插不到嘴，變成了我是最靜的一個，但是他們想學手語和我談話，他們學手語很多錯又好笑，令我啼笑皆非，還打成一片。

看來我擔心是多餘，有些同學看起來像很壞，其實心地裡很善良，所以凡事不要以貌取人。讀書的過程非常艱難，要比一般同學更多更多努力，問同學的功課更多，為了不想落後，空堂時自動自覺地做功課和溫書，愈來愈跟上同學的進度，又到了七月考試，成績總算合格。

這才明白到主流學校和非主流學校的程度簡直天壤之別，值得感恩的是一年讀書的過程看到了同學的真誠地幫助和指教，他們激發了我發奮圖強，栽培我自動自覺地溫書的習慣，更深切認識和了解健聽人士的文化。對將來入社會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我適應和融洽健聽人士的世界。

公開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有層次表達讀書的困難，寫出老師與同學協助是寶貴的資源。

優異獎

公開組
得獎作品

聽
心
一
找
細

余煒琳

我在學的日子

兩歲發燒時，失去了「聽覺」，我的母語是「手語」，因為我在「聾人家庭」長大，活在「聾人世界」。我到底是否適合在「普通學校」讀書？我在這裡讀書得開心嗎？學了多少？還有，我在「普通學校」時的生活是怎樣的？同學們怎樣對我？老師又怎麼？

我從「特殊學校」讀到中三才轉校，正是因為我很想知道「普通學校」的環境是怎樣的？與「特殊學校」有何不同？當初我認為自己可以說話，也可以看唇讀，而且我讀書的成績不錯，轉讀「普通學校」沒有甚麼大不了，也難不倒我，只是小兒科呢，還以為我可以應付得來……

轉入「普通學校」之後，跟我想像的完全相反，與「特殊學校」相比根本是在兩個不同的世界。這時候，我才開始覺得可怕，多次躲起來，偷偷地哭著。也有時候，我不知自己做什麼，覺得自己鬼不像，人也不像，神智不清。本來充滿自信的我，卻變成很自卑的小女孩。同時患上了一個怪病，就是「讀書心病」，每次面對測驗或考試，甚至會考……我都會很緊張，比一般的同學們多百倍的緊張，太誇張了。考試及會考之前，我會溫至天亮，還會飲一兩杯咖啡，到場考試時，我的雙手發震，緊張得連寫的字很難看了。

你們知道嗎？說真，我在這裡讀書很艱苦，卻學了很少很少，可以這樣說完全沒有學到了，太可悲。很少人願意出頭幫我，因為我是聾人，同學們當我是「火星星人」，與他們並非同一的人，我當然很悲傷，彷彿自己一個人要孤伶伶過著三年的中學生活。我說一句：「過得很不好，苦苦過每一天」。我很想快完結「中學的生活」，在這裡讀書，真是很恐怖。

因為……

讀書時，失去聽覺的我，卻要比他們加倍努力。

上課時，能看唇讀的我，卻不明白老師說甚麼。

小息時，用力雙手的我，趕著抄下同學的筆記。

午餐時，孤苦伶仃的我，多數自己一人吃飯盒。

放學後，心情不悅的我，還要去找人幫我補習。

回家後，疲勞不堪的我，仍然在家努力地溫習。

同學們，知道他們都不喜歡用紙筆和我溝通，一天一天的遠離我。

有一天，同學沒說清楚，害得我交錯了功課，我便默默忍受處分。

老師們，我看他們都覺得我這聾學生真麻煩，令我感到不好意思。

有一次，老師誤會了我，我怎樣都不能反抗，故只好啞巴吃黃蓮。

這時候，我的心理愈來愈有問題，常常都在害怕，害怕面對很多困難的事情。幸好有愛我的家人那麼支持我，只有他們最明白我的，真是很感謝他們。如果沒有他們，我會不知道怎麼辦。每一次，我一心情不好，總是去找家人訴苦，他們都會安慰我。很多次，我不明白功課，也會去找家人幫忙，很榮幸有了他們。

最後，其實……有很多事，談何容易。如果時光可以倒流，讓我再一次選擇，我絕不會選擇在「普通學校」讀書，因為「普通學校」是不適合我的，我還是愛在「特殊學校」讀書。

公開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坦誠的描寫學習緊張的心路歷程，有幸得到家人的愛護及支持，希望這位同學不要屈服於困難，努力去超越自己。

優異獎

公開組
得獎作品

聽一找心聲

張真美

我在學的日子

我的名字叫張真美。自從證實患上嚴重失聽後，便左右耳佩戴助聽器。最初的大半年，我很不適應語言訓練班。每次上堂都會大哭一場。我只記得當時的耳筒又大又笨重，佩戴後耳朵會又紅又痛。雖然我非常不妥協，但老師和我母親都耐心地教導我。當我的恐懼感逐漸消除，我開始迅速地完成一個又一個的課程，且得以在普通學校就讀。

在記憶中，大多數人對我都是很包容且有耐性。在普通學校裏，當老師知道我需要閱讀口形，且在聽力上比普通的學生吃力，便會安排我坐在可以看得清楚的座位。此外，在小學時，會有一個從特殊教育局派來的老師跟進我在學校的進展；在中學時，也有該校的社工看我能否適應新的學校。當時，我不太明白為什麼會有這些跟進。

在我十三歲的那年，我和我的家人一起移民去加拿大。生活比起香港來說，真的很不同。不單是指天氣上，還有文化上，當地的人和事及生活環境等，一切都是那麼陌生。學校的生活也比我想像中不一樣。我發現自己的英文程度實在不堪，整天都要埋頭苦查字典。有一個特殊老師會每個星期探望我一次。她告訴我閱讀時不要立刻翻字典。讀一行，細想其意思；讀一段，分析整段文字的意義，然後才翻一翻字典。如此便可多觀察到詞語的運用和其意思。我由衷覺得這是個很好的閱讀方法。

當時，我開始使用FM機。這個傳播器可以幫你除掉雜聲聽到講員的聲音之餘，其音量在三十尺以內都會保持一樣的聲線。在大型的班上，老師有時無可避免地一邊走一邊講話，所以FM機在這種情況下，是非常有用的工具。雖則如此，當時的我還是不太接受使用FM機，只覺得它讓我覺得自己有更多的缺憾。我的特殊老師會開解我，幫我正面地去面對。甚至我的老師們，都很為我設想。有個老師開玩笑地說FM機讓他覺得有如總統般重要；有一個老師為了我剃光了他滿臉的鬍鬚，讓我能清楚閱讀他的口形。我怎能不為這一切而感動？怎能不感謝特殊老師的聆聽？他們的幫助和支持給予我動力去繼續努力，去完成中學。

大學的生活是個嶄新的體驗。一班的規模可以從三十個學生至二百個甚至更多。在龐大的聽眾前，教授大多馬不停蹄地講課。課程表可以一天到晚都要上課，所以難以有空請教教授。當時，我發現大學內有專為特殊需要的學生而設的服務中心。在那裡，我可以申請筆錄者為我抄筆記。有了那些筆記，我可以知道甚麼是我聽說過的，甚麼是我錯漏的。三年半後，我終於順利畢業，拿到經濟學位。

回想起這一切，我衷心感激有如此好的老師和特殊老師們。以前我不太明白特殊老師的職責和存在的目的，但現在我會感激有這個渠道去確定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們能好好適應學校，使能在有需要時給予幫助。有些事情，我不想父母多慮。我的老師們在我的身邊，幫我去克服失聽帶來的不便，他們都是我的守護天使。

公開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積極克服每一個階段所遇到的困難，激勵自己達至學業成功。



公開組

得獎作品



陳偉基

我在學的日子

我是一個聾人，一個深度弱聽的聾人，我的聽覺因為小時候常常發高燒不退，打的多退燒針藥而影響了，對中高音以上的頻段我已是完全的失去了，餘下的就是對低音的頻段我還算可以，但就算帶上了功率強大的助聽器對我而言也沒有什麼大幫助。

我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並沒有一如其他人所想那樣，認為自己的一生就此完了，放棄了自己，也因為我爸常跟我同其他人比較而對我看低一線，正好相反，這樣的背景造就了我不喜歡靠別人的幫助，積極裝備自己的決心及鬥志……

也因此，這些年，我都有在外面的學校進修跟自己職業有關的課程，對一個聾人來說，在出面的一般學校上課意味著什麼呢？跟一般人應該差不多吧？大不了老師說話大聲一點就行了吧！

就讓我來分享一下我在學的日子心聲吧……

開學的第一天，帶住又期盼又有點害怕的心情上堂，為什麼會有點害怕呢？其實這是大部分聾人的內在心理，聾人因為不同程度的失聰尤其不是全聾的人，對不熟悉的人交往，總是會有一道無形的牆在，怕聽不清楚而出洋相或別人說話說多幾次遷就你的不耐煩而感到不好意思，但卻又不是沒有自信的表現。但對一些聾人來說，有些人會因此而放棄學習的機會，這是一般人從來沒去想過或感受過的一種複雜心情及心理因素，克服了它就是行第一步的開始了，因為一般學校的教育是不會因為你是聾人而特別遷就你的。

這就意味著我們聾人在普通的學校下學習，要付出更大的專注力，比別人更勤奮也花更多時間去研習以跟得上課程的程度，尤其是重度失聰但卻還餘有一部分聽力的人更是如此。可幸的事是，我自己因為職業上本身已有一定根基，課堂上老師也因為上堂做有關課程的上機實習時間緊迫而要我們預先自己備課，實際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而只要不怕問問題及同同學討論研究交流，多下一點苦功，比別人勤奮一些，很快也就學會的了。

如此這般邊工作邊進修的日子，轉眼很快就將近一年，當中學業上所遇到的問題，也在老師的細心教授下及同學的互相研討下——解決及進步，並在完成課程後拿到了文憑。

在這裡我想總結一下學習心聲，希望一般院校的老師可以借鑒作為教學方針的一些建議，其實我們聾人沒什麼的，需要的支持就是老師細心教授，尤其是當發現我們像是失去專注時就代表我們聽不明白了，預先備課也是一個好的方法，以便我們聾人先對下一節會教授的東西有一個概念，如可以的話留下電郵討論課業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希望這些對有心培育聾人的老師有所啟發。

公開組評審委員會評語：

雖有聽覺障礙，仍然擁有積極進取精神，很喜歡「積極裝備自己的決心及鬥志」的句子，同學你要繼續努力。

2010-2011年度青年獅子區會

「動·聽心聲」服務計劃 之 「聲空奇遇」徵文比賽

主辦機構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青年獅子區會

贊助機構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協辦機構



龍耳

支持機構

香港中文大學李菁聾健共融基金



機構背景

國際獅子總會 (Lions Club International) 於1917年在美国創立，2007年獲選為全球最佳非政府機構，發展至今已成為全球最龐大的志願服務。

1979年國際獅子會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青年獅子區會 (Leo District 303, Hong Kong & Macao, China) 成立，現有40間分會，會員人數 950 多名；本著「我們服務」We Serve 的宗旨，31年來積極策劃各類社區服務，為青少年提供多元化活動，備受社區肯定。

「動·聽心聲」服務計劃理念

是次服務計劃旨在透過多項青年教育，才藝活動及地區服務，促進健聽和聽障人士互相瞭解及合作，展現彼此的才能，攜手向社區宣傳共融的信息。

「聲空奇遇」徵文比賽目的

期望為社會大眾與聽障人士創造彼此溝通和了解的機會。透過閱讀聽障人士抒發的求學歷程及生活體會，讓社會大眾了解聽障人士的心聲，同時鼓勵社會大眾以積極正面的文字，勉勵一眾聽障人士活出積極及精彩的人生。

比賽組別

- 中學組：本港全日制中學之學生；
文章字數約為 500 - 1,000 中文字。
- 公開組：十八歲以上人士；
文章字數約為 1,000 - 2,000 中文字。

中學組及公開組得獎獎品如下：

- 冠軍：1,000元書券及表揚獎狀
亞軍：500元書券及表揚獎狀
季軍：300元書券及表揚獎狀
優異獎(5名)：100元書券及表揚獎狀

徵文比賽題目

參加者需要閱覽大會提供的其中一篇作品(聽障人士或家長的心聲)，然後撰寫讀後感，抒發感想及互相勉勵。作品選自「細聽我心聲」龍耳共融徵文比賽之得獎作品；

文章可於2011年2月於青年獅子區會網站
<http://www.leod303.org> 下載。

評審準則

大會將根據以下內容作出評審：

- 1) 參賽作品有否回應文章的內容，抒發感想、反思及互相勉勵。
- 2) 參賽作品的內容表達積極及健康向上的精神。
- 3) 參賽作品的文章結構及文筆流暢度。

學術評審團

由社會賢達、獅子會代表及從事與聽障相關的工作者擔任。

結果公佈

比賽結果將於2011年5月至6月期間，於青年獅子區會網站 <http://www.leod303.org> 公佈，得獎者將另行通知。



郵寄地址 香港灣仔郵政信箱23143號
截止日期 2011年4月30日



「李菁聾健共融基金」

關於「李菁聾健共融基金」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於二零零八年三月成立「李菁聾健共融基金」，以紀念李菁小姐，延續她助人的美意。基金宗旨為推動本地聾健共融活動及不同層面的聾人研究項目。

資助對象

任何根據香港法例註冊的非政府組織、機構、學校、教育團體等。基金不接受以個人名義作出的申請。

資助範疇

- 推動聾健共融教育活動
- 進行不同層面的聾人研究項目，如：聾人教育、就業、心理成長等
- 發展聾人心理輔導服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

基金已成立獨立管理委員會，由聾人、聾人家長、資深聾人教育工作者及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代表組成，負責推廣、審批申請及跟進的工作。

捐助方法

有意捐助者請將捐款以劃線支票寄交**香港中文大學教研樓2座104室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支票抬頭請寫上「香港中文大學」，*背面寫上捐助人的中英文姓名、聯絡地址、電話號碼和電郵地址，並註明捐助「**李菁聾健共融基金**」，以便本中心寄發正式收據予捐助者。

*註：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作郵寄回條之用，凡捐助滿一百元者可申請免稅。

查詢電話：3163 4178

傳真號碼：3163 4179